

2023年 雨果奖最佳粉丝作者 提名作品集



天爵
Arthur Liu



个人简介

天爵，中国幻想小说作者，软件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2020年与三丰共同创办中文科幻数据库。使用笔名“杨枫”发表小说（与入围最佳短篇编辑的杨枫老师非同一人），使用笔名“天爵”（HeavenDuke）发表非小说作品。曾在清华大学学生科幻协会主持原创工作，担任会刊编辑，其中《无名者之国》与《E=mc³: 边角料科研奇思录》均已正式出版。小说作品包括《毕业讲稿》《赛博酒吧的生命周期》《树上的九十亿个姐姐》等。梦想做一只网络爬虫。

✉ trashlhc@163.com

🔗 <https://csfdb.scifi-wiki.com/people/1660>

画像作者：醪糟

目录

2021 年个人 SFF 阅读推荐 **004**

一场甜蜜的骗局 **034**
——评菲利普·瑞弗“星际快车”三部曲

后记：我们为何追求科学 **040**

科幻考古五则 **044**

2022 年世界科幻大会虚拟参会导览 **046**

在冷湖与火星相会 **082**
英文部分译者：胡绍晏

人
の
命
式

耶
香

seimei-shiki

2016年芥川奖得主·现象级小说《人间便利店》作者
以锐利、前卫的女性视角探讨当代社会的焦虑与疯狂

村田 沙耶香

18年作家生涯·精选12个奇妙的故事

“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被允许的疯狂。”

迷路员



我要去哪呢？要去哪里呢？虽然是在不停地走，却真的回答不出来。

沈大成 著

台海出版社

Kongres
Futurologiczny
++ Stanisław Lem ++

大
会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陈东黎 译

未
来
学

FULL

THI

WO

JEFF

MON

2021 年个人 SFF 阅读推荐

2022 年 2 月 11 日发表于公众号“科幻百科”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Ju5vMXcxrE8h89l4IssRoA>

IMAGO

后浪出版公司



守夜

Stephen King

恐怖小说经典
斯蒂芬·金

的故事贩卖机
作者小说集

與殭屍立行

折輝真透

Marching with Zombies

交我們已經徹底腐爛的青春



ELITE NOVELS



多和田葉子
曾秋桂 著

譚 著

(美)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

OCTAVIA E. BUTLER

海晏 周婉如 译

The xenogenesis series 2
莉莉丝的孩子 2

ADULT RITES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CLASSIC REPRINT SERIES

THE BRICK
MOON

And Other Stories



b7

左手=黑暗+重生 右手=女巫+绝望
这一次，你选左手，还是右手？”
一个“引路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公路小说×2498×地球上最后一个人』
拯救or隐居，关于终极处境的寓言
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震频发，未来近在咫尺，人类何去何从

时

THE THREADS
OF TIME

时间旅行者年鉴



之
せしめ
生命式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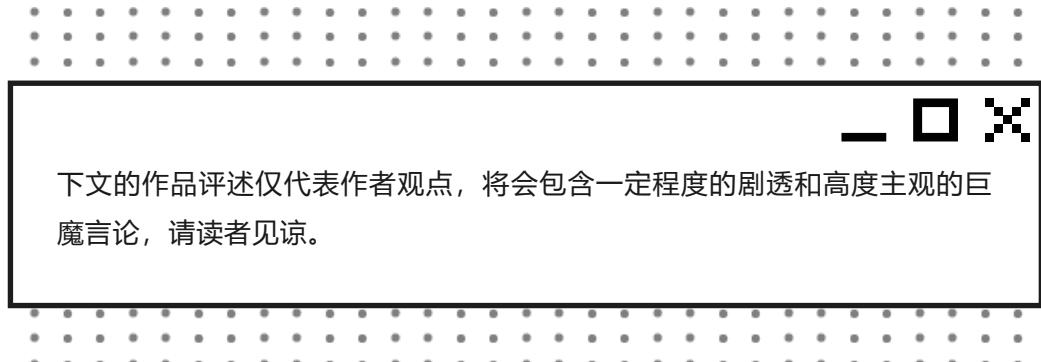
村田 沙耶香

著

seimei-shiki

新年特辑三 | 2021年个人阅读推荐

原创 HeavenDuke 科幻百科 2022-02-11 17:08



2021年个人SFF阅读推荐

含简体、繁体和外文

不知不觉，2021年就这么过去了半个月了。之前因为参与CSFDB的年度数据库的推荐，一直提不起兴致再重新整理一个单独的清单，但认真回顾了一番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复盘的必要的，在此姑且整理一下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文字作品。

Original 国内原创

首先是国内的部分，这部分今年系统性地跟了一整年的量，结论跟之前差不多，可读且令人难忘的很少，大部分都很差。但也有一些非常亮眼的作品，分别是沈大成的《葬礼》，陈楸帆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李宏伟《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扶华的《末世第十年》和麻辣豆腐w2005的《写手》。



扶华《末世第十年》

青岛出版社，2021年5月

毫无悬念的本土年度最佳，不时会跳戏到《横滨购物纪行》。故事本身要概括起来其实还挺容易的，生化危机过渡到荒芜期，饱经风雨的女主在荒村里一人生活，偶然间生下了一只蜥蜴人，又收养了一只，带着两个孩子在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四季。

灾后世界本身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推演的装置，但似乎也是俗套最泛滥的一个题材。读完本书之后，我又读了大卫·布林的《末日邮差》，这部作品是关于废土上的社会结构变革的，里面蕴含了一定程度的女性主义思考，但总体上后期还是落俗了。这种俗套在于，我们对末日的想象，尤其是灾后重建秩序的过程，似乎总是以“行尸走肉”式的社群/个体搏杀为焦点——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这种物竞天择的竞争状态不是常态，而是说我们的想象力就仅仅满足于此。

而《末世第十年》就很好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它将这些东西都推到了背景当中，或者偶尔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铺陈中寒光乍现地抛出一段争斗。主人公虽然过着《小森林》式的隐士生活，但却也拥有单枪匹马推平一整个盗匪团伙的能力，不过小说的情节大部分都是岁月静好的状态，从而让读者有更多的余地去思考末日生活本身。

以此为基础，这个故事可讨论的东西可就太多了。首先主人公非常强烈地抵触社群化的生活，这背后的理由就十分值得玩味。其次，延续后文中将会提到的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莉莉丝的孩子”的思考，也许可以将上文提及的暴力循环放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范畴里，将其视作是一种男权文化下的思维惯式。在这个语境里，女主人公隐含的男女同体形象的呈现非常自然——单亲本身就意味着要同时肩负双重角色（相比之下，Rae Carson的2021年雨果奖提名作《Badass Moms in the Zombie Apocalypse》就显得非常矫揉造作了，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当然了，小说本身最直接回答的问题还是“个体要如何在这样的世界里重新树立自己存在的意义”，我想这也是去社群化的原因——在求生的语境里，集体也许总是会倾向于保守，进而淹没个体的意志。由这个结论出发，再看巴特勒的“地球之种”系列，或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安吉拉·卡特的相关作品，就能觉察到其价值所在了。

迷路员



我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呢？虽然是在不停地走，却真的回答不出来。

沈大成 著

台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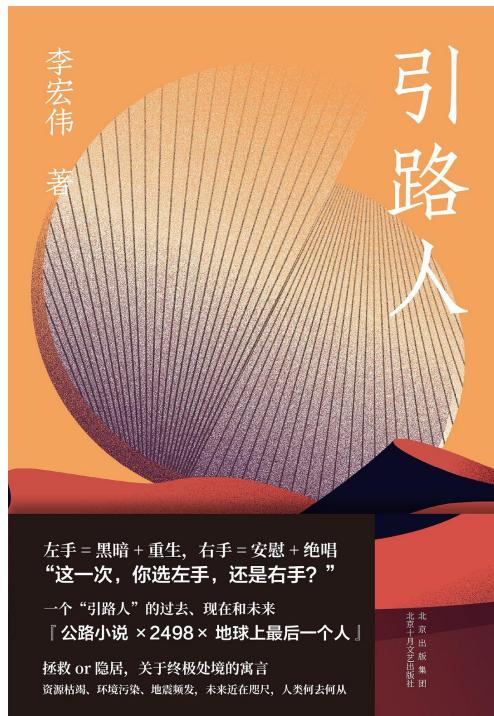
**沈大成《葬礼》
收录于个人作品集《迷路员》
台海出版社，2021年8月**

之前读过作者的《小行星掉在下午》，整体感觉是：作者常常会找寻到生活中的一处吊诡情境，以此激起读者和角色共同的困惑。这种吊诡感有时会用带有强幻想色彩的怪谭概念进行呈现和推想（诸如《章鱼男》和疫情前期引发话题的《盒人小姐》），但内核仍然扎根于都市生活当中（所以对其中的诸多细节，上班族可能会更有感触）。

落到《葬礼》这篇，小说在近未来语境下，挑选了“母亲已故，但义肢尚存，且仍然活跃，一时半会又处理不掉，与之关系不好的儿子该如何与之共处”这样一个令人局促不安的情境。令人不安的主要原因在于义肢变成了某种人格的残渣，从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亲情已经退化为一种抽象的责任和某种内在的遗憾，将其丢进垃圾堆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虽说如此，但是即便不把这篇小说视作是隐喻，故事也依然成立。也就是说在未来义体广泛普及的社会里，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尸块式的机械/电子幽灵。该作之所以难忘，我觉得主要就在于这种二重的愉悦感。当然，文字本身的克制、精准和轻盈也是作者一贯的特色了。

这两年看到的类似的作品还有本谷有希子的《异类婚姻谭》（该作英译本获得了小詹姆斯·提普垂奖提名）。总体结论是：超现实现象的感官冲击决定了第一印象，但现象所隐喻的对象才代表了作者本身的认识，也就是说这种写法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在包装作者自己的观念。在这个语境下，能把内外调和得如此到位，也是十分难得了。



李宏伟《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
收录于个人作品集《引路人》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
2015年5月首发

一个有趣的事情：一提到本土化科幻写作，几乎所有人的脑子都会坐上时光机飞回古代，最少也要飞到建国以前，就好像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对象一样。很多人将此归因于审查，但我觉得更多是对现当代的社会洞察要比对古代的更难，毕竟参考材料相对比较少，身在其中也很难有信心说找到了值得批判的东西。

因此遇到这篇的感觉还颇为奇妙——小说讲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社会结构相对比较俗套，上层社会代表城市和文明，下层社会代表荒野和愚昧，前者内在一种审查制度和以后者为目的地的流放制度，反抗意识则自后者当中滋生。在这个背景下，这个中篇写了几个不同等级的审查员对一名犯禁的见习官僚学员提交的调查报告做出了不同阶层的批复，报告本身则是针对反抗团伙头目的监视记录。与大量反乌托邦小说中的陈词滥调不同，这里的“审查员”是真诚而且敬业的，其冲突反而在于不同等级所带来的的视角矛盾，这才让对话显得妙趣横生。文末最高长官的部分堪称神来之笔，在此就不做剧透了。



陈楸帆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
收录于个人作品集《人生算法》
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
入选2019年中国科幻年选

相比《来自月球的粘稠雨夜》的现实折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则是更加直白的未来透镜。它围绕“代孕”这一近年热门话题，推测了不同身份、性别、阶级、民族的代表个体会遭遇的景况及各自的抉择。作者对当代技术及背后的哲学思考了解颇多，并且本人也有深度参与其中的经历，因此相比于那些只能从二手经验（网络见闻）里汲取灵感和素材的作者来说，在书写相关的话题时，也会更游刃有余。

小说采用了类似特德·姜的《审美干扰经》或刘宇昆《终结历史之人》的访谈/纪录片写法，相对比较新鲜。读过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几本代表作之后，我觉得这类写法抓人的点在于观念的冲突的不断提升，而这篇在这一点上就逊色了，角色与角色间的隔空对话不足，多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呈现，导致后期有些乏力，尤其是跨入远未来时，机器人的部分很突兀。

即便如此，我也很喜欢这篇——它给人一种被作者窥视的感觉。这种感觉源自作品本身溢出文本的现实洞察，以及其所具备的即时性。在此可以做一个断言：以书写时下热点为目的的科幻都应该以此为一个范文。

除却我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石黑达昌的作品之外，今年看过的作品当中，还有两部类似的，一部是草野原原的《幽世知能》，另一部是广雨竹的《美纪的湖泊》。两部作品都有一个共

性：其科学基础都相对较新（相对那些已经被科普烂的概念或者科幻主题）。有趣的是，后一篇作品也让我联想到陈楸帆的小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对比一下。

麻辣豆腐w2005《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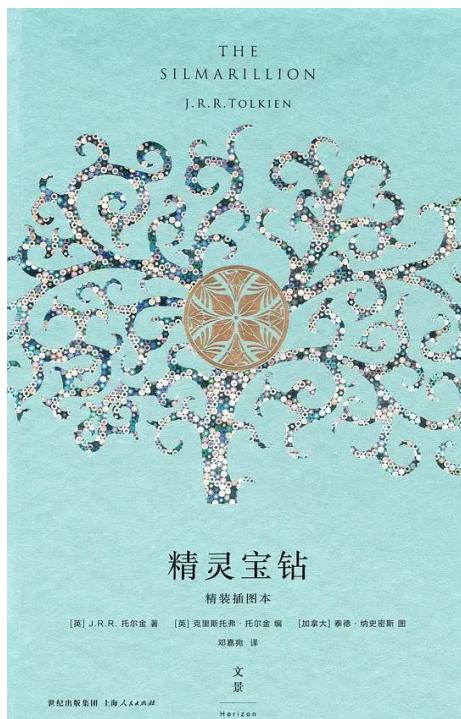
连载于豆瓣阅读

<https://read.douban.com/column/59487341/>

放这一部在这里纯属私人趣味。不多说，身在其中的都懂。相比于故事本身，小说呈现出的科幻生态百景图要有趣千万倍。科幻史是社群与文本互相成就的历史，这部小说非常有力地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

Classics

古典/经典/主流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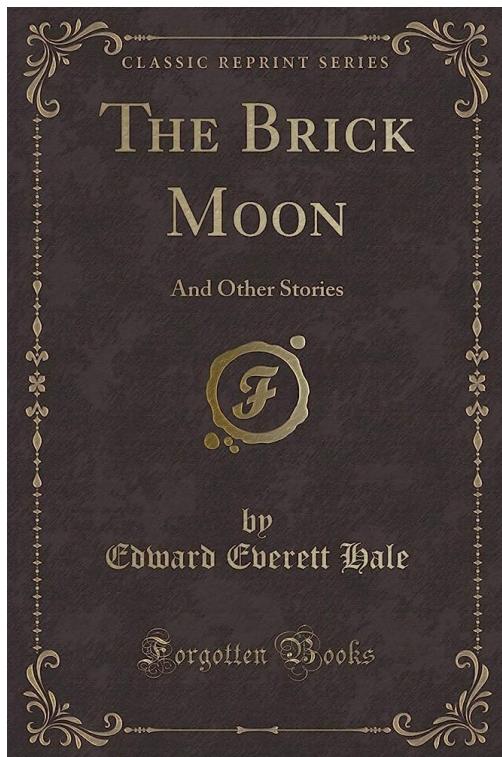
J.R.R.托尔金《精灵宝钻》

The Silmarillion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2015年2月

鼎鼎大名的“魔戒”系列的起源神话，由于太过经典，所以无需赘言。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即同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的呼应——尤其是生命从土中钻出的这个概念（出现在系列第六部《魔法师的外甥》里）。奥维德的《变形记》里曾经提到了毁灭世界的大洪水退潮后，丢卡利翁夫妇通过向身后的河滩上投掷石头来造人，开启了泥土的时代的故事。这个时代的人类有高度的可塑性，并通过后来的各种各样的神话转变成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灵和物质，这里的泥土的可塑性和托作中的植物性的创生的呼应很有趣，在此之上托作还强调了语言、叙事和音乐旋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另外和充满大男子主义英雄之旅和女子受难的希腊神话相

比，《精灵宝钻》中贝伦与路西恩的故事堪称颠覆。不出意外，今年大概率会把相关的几部也补完。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砖月亮》

The Brick M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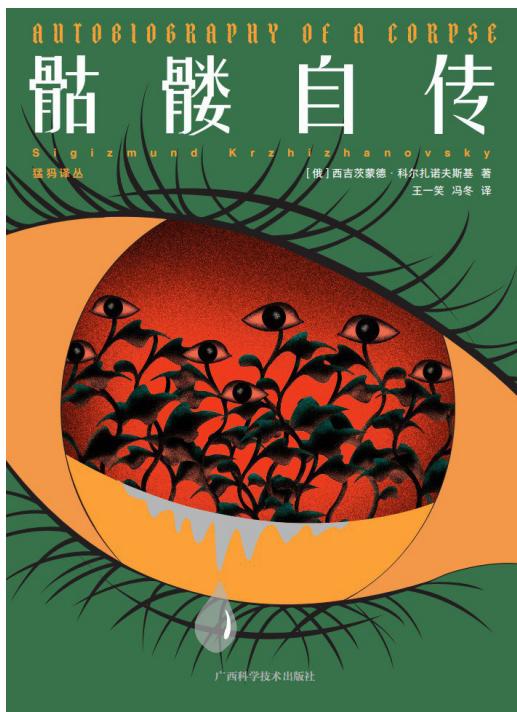
1869年出版

久仰大名的一部古典科幻，即便放在世界科幻史上都拥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很古典，却也足够好看。从原教旨主义科幻的角度讲，它预言了人造地球卫星（具体指导航卫星）和严肃载人航天（乃至空间站）的出现，而从泛幻想的角度讲，有趣的点可太多了，单说两个亮点：如今看来已经算是复古未来主义的怪诞美学，及过于硬核的工程项目实践记录。

顾名思义，“砖月亮”就是用砖砌成的月亮。按原作的说法，这么造是因为砖比较轻，而且比较抗烧灼。发射这颗卫星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颗肉眼可见的人造天体以供测量经度，而从结构上考虑，卫星被设计成了由十三个舱室组成的六方最密堆积结构，发射用由大瀑布驱动的巨型橄榄球发射装置，通讯则是靠架设在铁轨上的光学摩尔斯电码完成，带上天的物资中包含一些小型的家禽和谷物，上天之后靠进化论推动演化，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出了健全的生态系统——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东西的趣味正是在于那份一本正经的真诚和受时代所限而犯下的滑稽错误。且不论后世的一众火箭先驱怎么想，反正达尔文的棺材板肯定是压不住了（笑）。

至于工程项目实践这部分……这么说吧，打从小川一水的《第六大陆》之后，我还从来没读到过哪部作品会认认真真地去构想一场航天项目的各方面筹备工作的。而《砖月亮》不仅详细地描绘了主持人员的职业构成，还详细地撰写了他们募资的经历，其中还涉及一场有关铁道改革的投资交易，以及与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战争财。主人公还煞费苦心地购地、雇人、进行土地勘测，甚至还想方设法给砖月亮镀了一层涂漆。后来与发射事故相关的应急策略也是相当的精彩，堪称工程科幻的典范。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本作已被收录在清华大学学生科幻协会的精品会刊第二卷中，将于2022年内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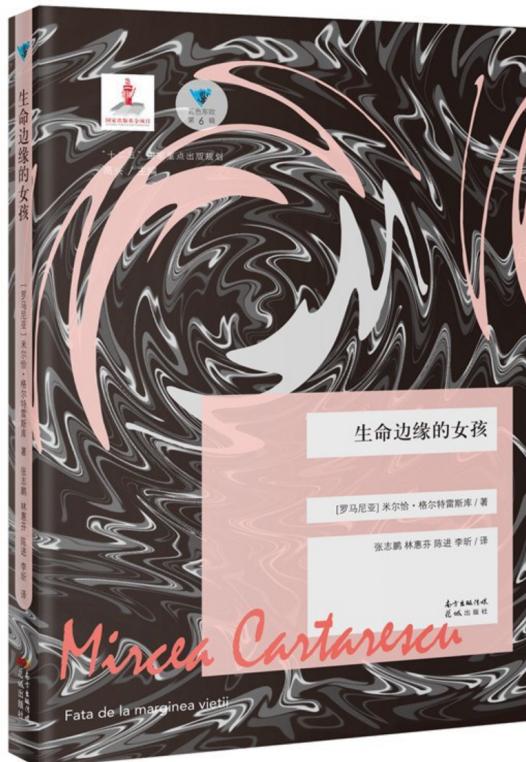
西吉茨蒙德·科尔扎诺夫斯基《黄色煤炭》

Жёлтый уголь

收录于《骷髅自传》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3月

一篇非常露骨的古典讽刺小说，讲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的能源危机，一个科学家设计了一种靠人类的“负能量”为机器供能的方法，从此社会开始大力促进负能量的产生，想尽办法给人们制造不快和麻烦，而原来怨气冲天的人、对生活非常不满的人都因为对社会贡献巨大而飞黄腾达。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式的荒诞图景，胜在具体的情境的创意和讽刺力量上，但整体缺乏一点厚度，有点遗憾。阅毕该篇，有一个问题：要是把负能量替换成正能量，这个故事又该如何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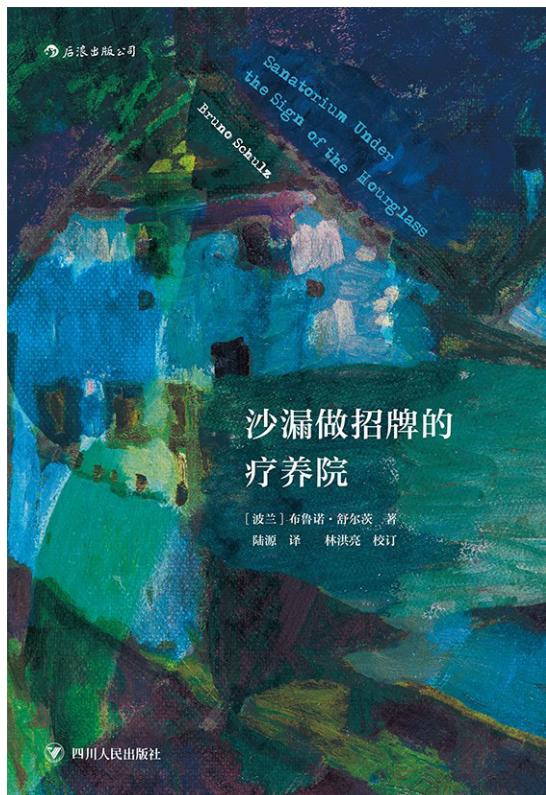
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生命边缘的女孩》

Fata de la margină vietii

收录于《生命边缘的女孩》

花城出版社, 2021年3月

发条城市中的机械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出于机缘，触碰到人世间的某个作者的灵魂，然后这位作者就将要耗费十次转生来抵达发条世界，重新与自己宿命中的伴侣相会。小说关于灵感和创作的隐喻不言自明，而有关十次转生的描写非常浪漫，令人不由得联想起2019年的雨果奖最佳长篇《输掉时间战争的方法》。散文诗的笔法，对写作者的触动或许会强过普通读者。另外强推作者在同一本个人作品集中的向奥维德致敬的散文《黑海》。



布鲁诺·舒尔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

Ostatnia ucieczka ojca

收录于《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可能是因为同期读了阿拉斯泰尔·麦克劳德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以及家中出现了类似的情景，读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触。本质上是一个变形故事（此处又要cue卡夫卡），衰颓的父亲变成了一只令人尴尬的螃蟹，其存在被无限缩小，尴尬和昔日的遗迹则因此得到了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在又不在的状态。从个人经历出发，至少可以把这个解读成一种关于衰老和颓废的超现实寓言。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篇小说和前面提到的沈大成的《葬礼》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

Nippon 日系



多和田叶子《献灯使》

收录于《献灯使》

瑞兰国际，2017年3月

灾后世界，人类发生变异，老人获得了近乎于永生的恐怖长寿，以至于又划分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两个不同的阶层，各自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责任；少年则孱弱得生活都无法自理，需要靠老人照料。故事主体写一老一小相依为命，最后指向一个语言层面的双关——“献灯使”和“遣唐使”的读音都是ken-to-shi——从而发出日本今后将何去何从的质问，总体意图很明显：针对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故，讨论日本人今后的生存状态，当然也暗含对少子化的讨论——早年去日本旅游，曾经见到爷爷辈的老者在街头指挥交通，这种景观在日本比比皆是，因此读到书中的老人之国，不免产生联想。

除了看似安详实则沉痛的生活图景之外，作者对语言本身的强调也是小说的一大特色：文章中有关灾后世界的思想和文化的刻画大部分都是通过讨论语言本身在末世的变形来实现的，例如一些旧日词语的消亡和表述方式的变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表示面包的“パン”这个词作为舶来语已经随着对应物的消亡而改换成本土的新造词了，而还经历过旧世界的老人们只能通过这些词语来唤醒关于旧日海外经历的些许模糊的印象）。以前看《发条橙》时，安东尼·伯吉斯曾经尝试过这种写法来写未来的街头小混混的生活方式，但做得并不算详细具体。相比之下，多和田叶子的这个版本是比较能参考的。



村田沙耶香《生命式》

收录于《生命式》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接触到村田沙耶香这位作者大概是从《地球星人》开始的——小说中的地狱图景和作者在书写地狱绘卷时的冷静令人震撼。后来看了作者的自述性文集，里面提到了她天生视角就有别于常人，而且常常受到规训，但又不习惯接受这样的规训。这种反叛最后就体现在了她的“异视角”小说里。总结一下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位作者笔下角色的经历和经验会让读者感觉自己的世界才是外星球，这是其作品的科幻感（或者说“疏离感”）的来源。

《生命式》算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小说写的是吃人，讲的是在未来，日本流行起了一种习俗，会在死者的葬礼上将其分而食之，并在饱食之后彼此结对去创造生命（生殖意义上的）。骇人听闻的风俗背后有两个非常动人的点：其一是文中的角色说“一种怪异的生活方式放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是完全合理的”，其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个习俗本身的态度依然是冷漠而麻木的（一种典型的规程化的生活态度），这就让其中的主人公煞费苦心筹备的仪式具备了神圣感，体现出了一种面对不同的价值体系时，人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

收录这篇小说的同名选集中大多数都是类似的篇目，不过能写到这个程度的不多，有的就是单纯的猎奇。总的说来，从这个集子里能看到这种写法的局限性——当今社会的人本身就是

高度分化的，彼此价值观可能会差上十万八千里，因此，洞穿这种隔阂，创造出超越身份经验的作品，要比单纯的呈现另一种体验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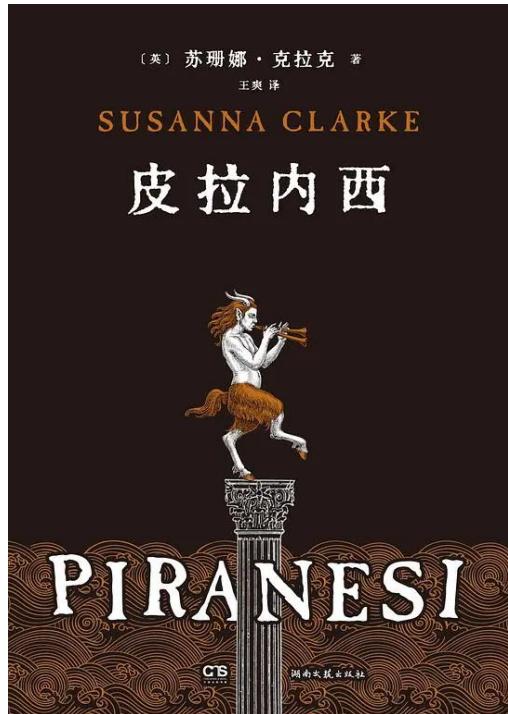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反过来看，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也就是这样一个割裂的局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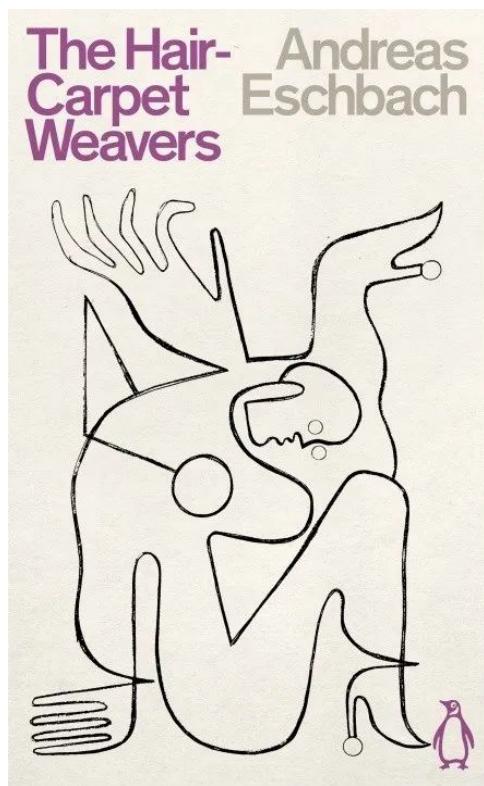
折透真辉《与僵尸并行：致我们已经彻底腐烂的青春》
マーチング・ウィズ・ゾンビーズ ぼくたちの腐りきった青春に
青文出版社, 2020年6月

日系小说对“世界系”似乎有种偏执的热爱，这种热爱不仅体现在正统的世界系小说里的那种将私人感情与天地巨变联系在一起的书写方式，也在于在书写大的灾难时，人物的内在情感波动也会被拿来和世界变化放在一起书写，这样做其实整体写作对象还是人的内在世界，虽然别有一番趣味，但也天生会受到限制。回到这本小说，其实并不是特别想放在这里，但是生化危机在西方世界本身就有社会堕落层面的隐喻，把这个和个人的恋爱关系以及年轻人颓丧的校园生活放在一起也算别有一番趣味吧。

最后碎碎念两句：2021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读上非常期待的柴田胜家的《ヒト夜の永い夢》，希望明年复盘之前能把这部作品读完吧。



苏珊娜·克拉克《皮拉内西》
Piranesi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
参见《天爵书斋 | 重新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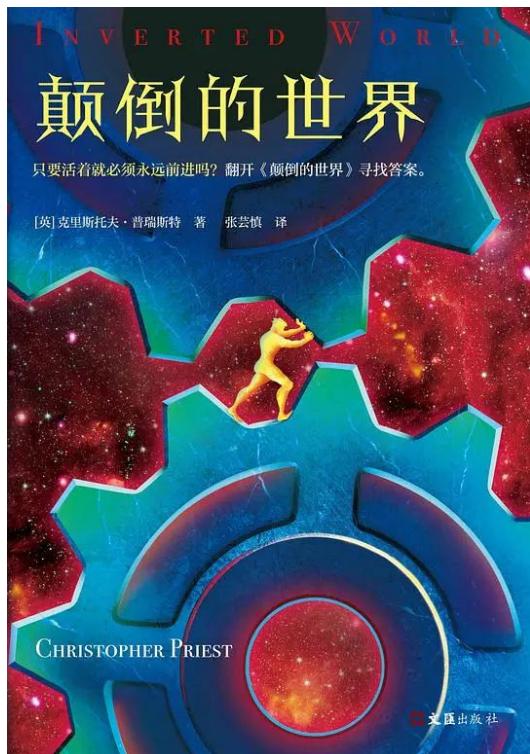
安德烈亚斯·艾希巴赫《发毯工》

The Hair-Carpet Weavers

Andreas Eschbach

读这本之前刚好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不得不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一桩皇家层面的私人恩怨，第十任宇宙大帝打造了一个文明，用一种华丽但残忍至极的酷刑来折磨他的竞争对手。小说则经由一种文化考察式的推理故事的写法，去书写了第十一代宇宙大帝试图改弦更张的努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句话：一张发毯是华美的艺术品，但是五千张就是大屠杀。

发毯是作者虚构的一种工艺品，制作材料是女人的头发。发毯工会花一生来编制这样一条毯子，取用妻子和女儿的头发来织布，然后用毯子换取足够支持儿子的家庭过活的财富。由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商业、税收、宗教、教育、运输体系。而打造这样一个文明的理由却非常荒诞，更像是“因为我能”这样的权力炫耀。事实上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亮点，它在宇宙尺度上呈现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究竟能抵达何种状态，而要消解掉它又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早年读太空歌剧小说总是困惑于其中天花乱坠的宇宙史，一直很难进入，但这部作品并没有那种艰涩感——和马丁的《光逝》一道，它让我看到了一种解读太空歌剧的方法：人类总是会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在周围的环境当中，而宇宙则是人类意志的放大镜。



克里斯托夫·普瑞斯特《颠倒的世界》

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

197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决选作品

人们对科幻小说似乎总是有两种期待，一种期待其中出现足够惊世骇俗的景象，另一种期待故事本身包含丰富的现实隐喻。大量的小说在调和这两者时都顾此失彼，但是普瑞斯特的这部作品做到了。

小说本身讲的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灾难过后，一座移动的城市在荒原上试图逃脱一种诡异的空间结构的过程。表层景观上讲，这个空间结构是一个由抛物线绕Y轴旋转而成的双曲面，两个正轴无限远处各有一个黑洞一样的东西，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扭曲。这种数学层面的抽象世界创造了最大的疏离感——城市本身就像一座孤岛，离开它，就算是读者也会不知所措。

小说末尾把这一切归咎于幻觉，这看似烂尾，但是城中的工会成员分工明确，不乏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这与群体幻觉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考虑到普瑞斯特似乎特别喜欢写主观感知错位和身份困惑的作者，这很难说不是有意为之。不过由此究竟能产生什么结论一时间还说不好——这也是同题材的作品我更喜欢柴纳·米耶维的《钢铁议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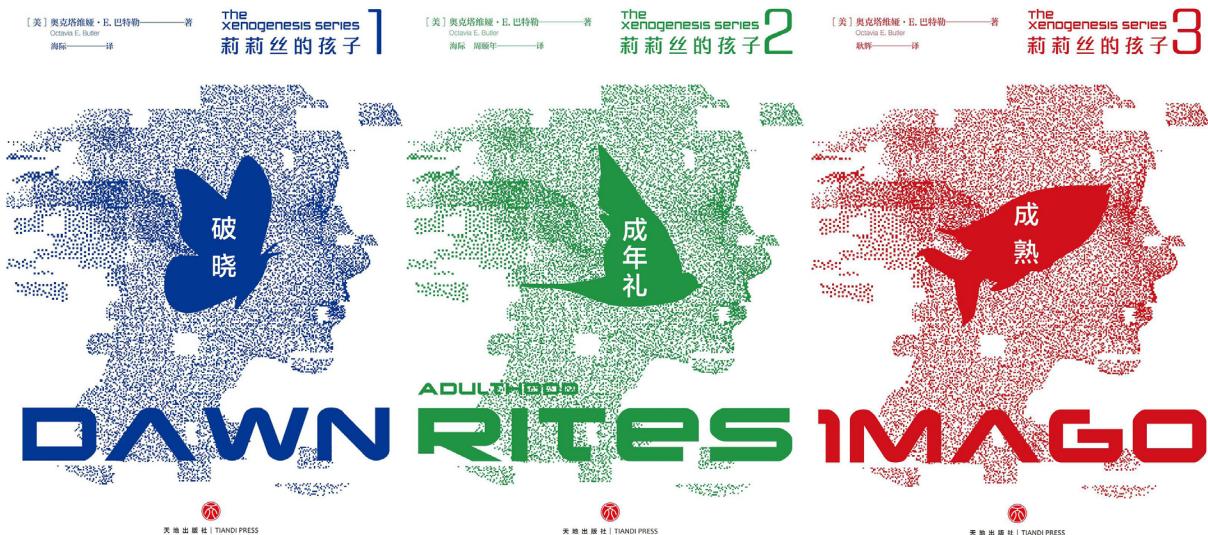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未来学大会》

Kongres futurologiczny

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

一群未来学家到拉美某国家开会，目睹了这个国家发生的魔幻景观，并在战火中阴差阳错完成了穿越，见证了未来的某种可能性。整体上读起来像是所有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忽然合体了。能在一个《小灵通漫游未来》+《火星照耀美国》的故事中同时读到韩松的厚重，冯内古特的幽默，菲利普·迪克的困惑和莱姆自己的博学，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奥克塔维亚·E.巴特勒《莉莉丝的孩子》

Xenogenesis trilogy

天地出版社, 2021年1月

(全三部)

末日小说总是过分地追求文明的重建，而忽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末日。巴特勒的这个系列从根本上质疑了这种叙事的意义，提出了一种假设：是人类的文化本身（尤其是阶级关系）让人类注定迎来末日。并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欧安卡利人这样一个外星文明，带着一种“冷酷的善意”来重新审视人类。

在这个语境下，在这个依然在写末日重建的小说三部曲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一种仍然是传统的纷争，代表着传统人类文化的演进；另一种则是人类与欧安卡利人通婚产生的混血文化。作者采用了惯常使用的“家”的概念来书写这部分的内容（“地球之种”系列和作者著名的短篇小说《血孩子》都沿用了这种写法），把人类和欧安卡利人的价值观冲突收敛在家庭成员的内部，种族的进化则是由这个家庭内部的进化来推动的——这一点与古早小说爱德华·鲍沃尔-立顿的《即临之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小说大部分时间都聚焦于家庭成员的争论上，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写法很闷，不够刺激，但我觉得当代的文学本身就不是供读者寻求刺激的，重要的还是能从中得到什么。在这一点上，欧安卡利人本身的存在就足够引人入胜了。重要的是，这个外星人种所拥有的高度反人类的视角会强迫读者与它们进行对话，这种激发思考的方式是很多科幻小说都难以做到的。



詹姆斯·P.霍根《星之继承者》

Inherit the Stars

新星出版社，2021年4月

(第一部限定)

喜欢第一部的理由参见长评《实验室里的太空漫游》（地址：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543734/>）。事实上，不喜欢后两部的原因也差不多——有的事写一遍就够了，不需要一再复述。相比于科学推理的结论，我更喜欢这个过程本身。

English

其他中短篇小说



德里克·昆什肯《苗寨县人工具使用源流考》
Tool Use by the Humans of Danzhai County
2021年极光奖最佳中篇小说
2021年阿西莫夫读者选择奖提名（第三位）
收录于《琥珀中的生命》
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

不存在科幻的“苗寨科幻”系列选集中的一篇，整体上最后写出来的稿子良莠不齐，国内选手的作品基本都只能归到“莠”的部分去，空有元素，没有灵魂。因为先读的《龙的呼吸阀》，所以再读《琥珀中的生命》时，几乎已经不抱什么念想了，没想到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小说讲了一个大学时期曾经遭受过性暴力的苗族女孩的互联网创业史，后期忽然分出来的支线有点飘，但主线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结合得非常到位，甚至达到了一种像我这样的互联网从业者都会对其中写的东西产生认可的程度。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昆什肯的这部小说描绘了一种新现实取缔旧现实的过程的全景（这也是为何后面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写生活在女主角所打造的新现实下的人物），而这一更迭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的，这些人工智能采用的是非常标准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走地方政府的扶持，借大型云服务运营商的空闲资源做训练，然后在偏远地区搭建局域网来隔绝主流互联网文化，从而创造一种数字小生境，在通过地方成功案例来逐级说服上级政府来在其他地区普及，这样一来，训练人工智能时融入其中的新文化就可以通过廉价服务的方式强制施加在人类社会身上。虽然其中存在着各种理想主义的腔调，但这个过程确实是.....相当有洞见。我愿意把这部小说视作是“近未来”题材小说的一个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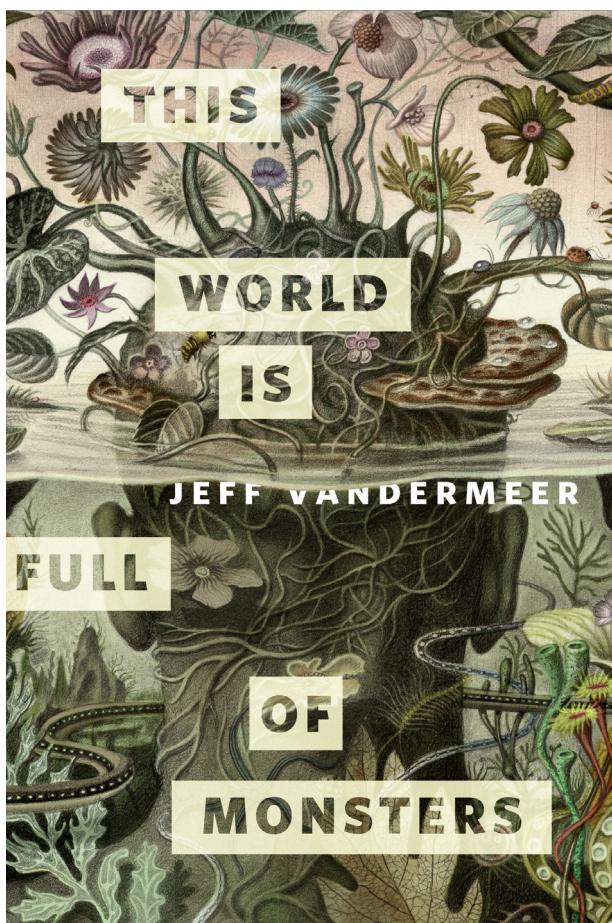
李芳达《我（28岁，男）创建了深伪女友，现在爸妈觉得我们要结婚了》

I (28M) Created a Deepfake Girlfriend and Now My Parents Think We're Getting Married

2020年轨迹奖最佳短篇小说提名

发表于“不存在科幻”公众号

和昆什肯的小说类似，这篇小说我觉得可以被视作是社会实况批判式科幻的一个标杆（这也是我翻译这篇小说的原因）：它用DeepFake技术来回应了全世界通行的社会现象——催婚，并由此引出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场面，最后还落到了互联网依赖症的批判上。这样的作品非常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极急于寻求出路，另一极彻底放弃反抗，不论是哪一种都缺乏对问题本身的深入认识。而这篇小说很好地回避了这一点：其中的角色非常乐在其中，乐于去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寻自身生活的最优解，却始终事与愿违。这样的写法会给予读者更多的评判空间——反乌托邦的志趣就在于此吧。



杰夫·范德米尔《这世界怪兽横行》

This World is Full of Monsters

Tor.com

2017年11月

老实说我其实没有特别看懂这篇小说……或者说我完全理解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不是特别理解作者希望借此说明什么。尽管如此，但是我还是愿意去推荐这篇作品，原因在于它实在是……太怪了。哪怕是把它放到新怪谈甚至是恐怖或猎奇小说的语境下，也实在是……太怪了，简直是某种模因污染。

小说始于一只怪物，这只怪物伪装成了一个故事，敲响了一位作家的家门。作家没能经得住诱惑，翻开了这篇故事，从而致使怪物感染了作家的大脑，于是他被怪兽操纵着离开了家，左拐右拐，在一片丛林边缘停下了脚步，天灵盖上绽开了巨大的花朵，然后昏了过去，再醒过来以后，千年已逝，满目疮痍，而自己不过是被怪物感染后的宿主分裂出来的一个子体。于是这个失去了身份的个体开始在这个满是怪物的世界里探索生存的意义。

小说里面存在着大量对文学、写作、教育和传媒概念的指涉，而范德米尔将它们糅合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怪奇世界里。阅读这个小说的过程就像是在观赏一场浩大的沉浸式噩梦，其间主人公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身份蜕变，包括误入一片森林，在里面遭遇会吮吸吞食自己身体的树桩，最后却发现它们是一只蠕虫体内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后来还有反重力湖泊和死去龟壳上浮现出的脸孔之类的掉san景象，以及对反情节本身的隐喻性讽刺（涉及故事怪物本身的繁衍逻辑）。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些东西，但考虑到这两年的华语幻想写作里，意味不明的梦境书写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范德米尔的这篇小说也不算是完全看不出指向性。

当然，对我这样的怪谈爱好者来说，最有趣的还是精神污染本身……看完这篇之后我只想说，克苏鲁什么的果然还是太平凡了，像这样的直接与读者建立对话的战栗文学或许才是未来的恐怖小说写作的切入点。



美国影视业孜孜以求的故事贩卖机
作品总销量超过3.5亿册

《肖申克的救赎》作者
斯蒂芬·金首部短篇小说集

宛如教科书一般的写作
书中七成故事曾被改编为影视剧

© 译林出版社

恐怖小说最大的魅力
在于它预演了我们的死亡。
——「巴尔罗格最佳短篇奖」
入围「轨迹文学奖」和
「世界奇幻文学奖」最佳短篇集

斯蒂芬·金《我是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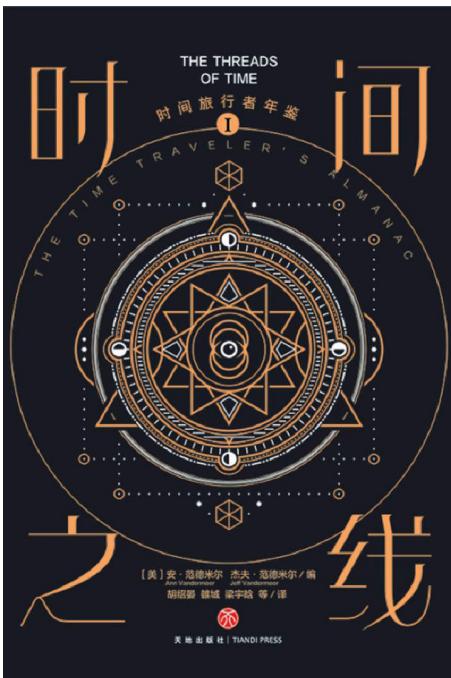
I Am the Doorway

收录于《守夜》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

因为“摸金校尉”的事重新捡起了斯蒂芬·金的小说，这篇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精神上和《亚特兰蒂斯之心》里面的“美国梦”的破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通过恐怖小说的方式传达了出来。

主人公是一位退役宇航员，早年参与过一场失败的太空项目，着陆时又发生了事故，此后一直觉得在太空见到了怪物，而如今这个怪物就潜伏在主人公自己的体内，伺机为祸四方。而主人公一直试图与之对抗，为此就连破坏自己的身体也不在话下，但这份努力似乎只是在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在此，PTSD经由克苏鲁的意象获得了真实的形体。这种写法说不上有多新，但我还挺吃这一套的。去年蛇从革写了一个《长江之神：化生》，差不多也是这种调调。



哈利·图特达夫《倒数四十》《正数二十一》

Forty, Counting D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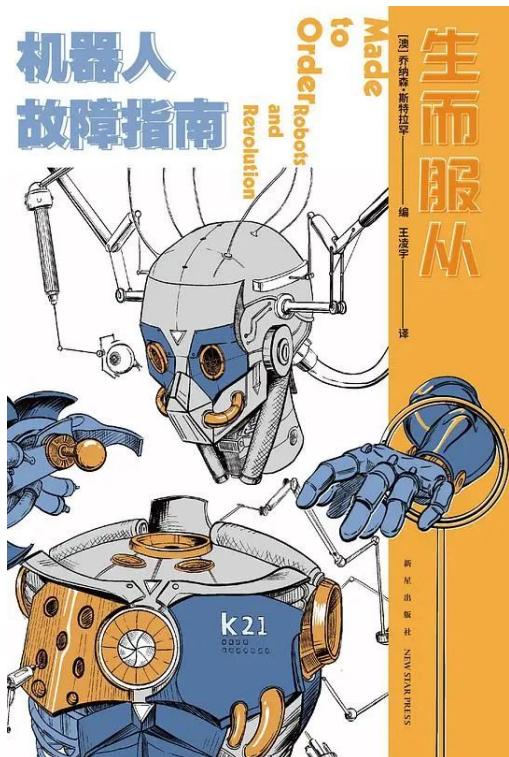
Twenty-One, Counting Up

收录于《时间旅行者年鉴》

天地出版社，2020年4月

哈利·托特达夫是一个以幽默和讽刺见长的科幻作者——至少我读到的他的所有小说都在拿某个既定的科幻烂梗开涮，这种风格可以参见他的早期个人作品集《Counting Up, Counting Down》，其中有一篇讽刺解构主义文学评论，还有一篇恶搞希腊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传奇，令人非常印象深刻。构成这个选集的标题的两篇点题作《倒数四十》和《正数四十二》则被收录在了范德米尔夫妇主编的《时间旅行者年鉴》中，中译位于第二卷和第四卷里。

两篇小说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对自己的当下生活不满的四十岁技术员靠时间旅行技术回到了二十一岁时——他把自己未来的窘境归咎于二十一岁时的自己未能把握住机遇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回到过去要去代替二十一岁的自己来修正历史，未曾想由此牵扯出了一系列的更加糟糕的展开，不过却也真的开启了另一种“机遇”。虽然听起来有些鸡汤，但我觉得这里作者激进地讽刺了时间旅行者的一种俗套期待：他们过分地看重因果关系，却忽略了自身长久以来的固有性格在时间轴上留下的痕迹，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相比于过去的自己，未来的自己会更有长进。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精美表演》

Polished Performance

收录于《生而服从：机器人故障指南》

新星出版社，2021年5月

雷诺兹是去年接触到的一位宝藏作家，这篇小说算是他的一个写作套路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笔下，通过数字飞升，人和机器的界限最终会被彻底打破，但其呈现方式是逆转过来的，即机器通过不断升级最后变成人类。

小说本身并不像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双百人》那样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让机器人一厢情愿地想要变成人类。相反，作者选取了一个令人爆笑的角度：因为生命维持系统出现了一点故障，一艘载人飞船上的乘客死了一大半，而飞船上的人工智能们为了确保飞船着陆后，自己不用为此负责（并遭到严厉惩处），而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馊主意。每一个馊主意除了带来了令人喷饭的情景外，还带来了机器人们自己的切实提升，最后指向上面提到的那个最终的跨界。这位作者的另一篇小说《伊诺拉》（收录在《齐马蓝》中）也是类似的框架，只不过那篇是童话+神话的写法，给人的感觉也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很有余韵——机器意识获得肉身这个意象本身值得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不知道未来的作者们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新角度。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明拉的花》

Minla's Flowers

收录于《齐马蓝》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三体》的零道德宇宙固然振聋发聩，但也给了很多二流写手以大肆宣扬保守观念的理由，一些作品甚至会以此作为种族灭绝行为的幌子，而这是非常不值得提倡的。相比之下，本作在《三体》的框架下提出了另一种非二元对立的可能性，质疑了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乃至抛弃绝大多数的同族的合理性。就这一点而言……还是挺难得的。

Others

其他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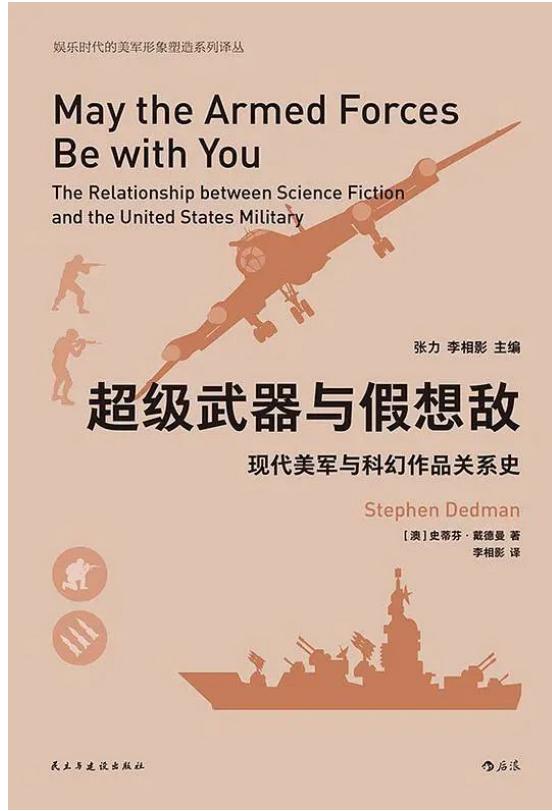
池泽春菜《在世界角落呐喊对SF的爱：科幻宅的脑洞小剧场》

SFのSは、ステキのS

时报文化，2019年8月

第四十八届日本星云赏最佳非虚构作品

总体上这本书就表达了一个观点：科幻要有趣，要有趣，要有趣。而作者的专栏则是从各种角度去书写身为科幻迷做过的有趣的事，以及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趣味脑洞。目前对我最有价值的是里面关于主题选集的想法：跳出科幻圈自己的话语体系，去思考大众会感兴趣的话题，再围绕这个创作或汇编作品。总的来说是一本虽散但四处都有闪光点的书，每每翻开都十分亲切，而且常看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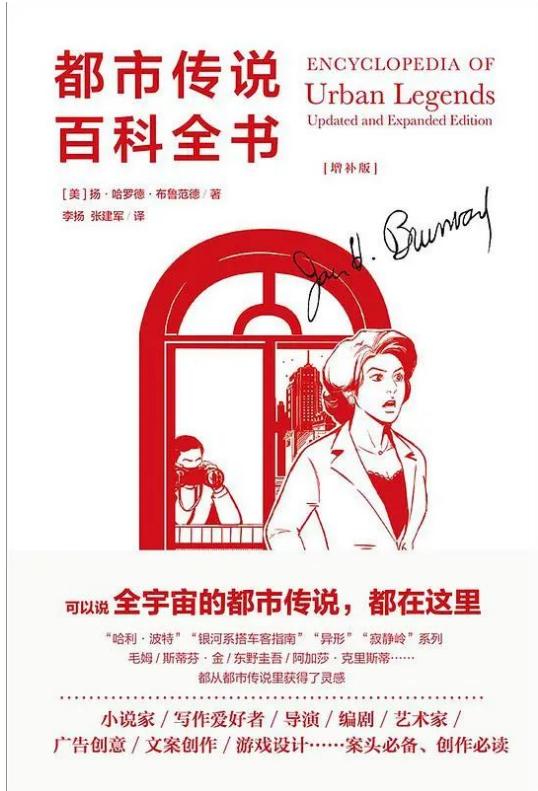


史蒂芬·戴德曼《超级武器与假想敌：现代美军与科幻作品关系史》

May the Armed Forces Be with Yo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9月

国内出版的科幻史很少有跳出科幻或文学的语境来梳理的，詹姆斯·冈恩的《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虽然主打的是科幻和现实世界的交错，但是也比较高屋建瓴，没有落到具体的领域上。因此看到这本书，并且意识到它其实是一部科幻史时，我着实眼前一亮。作者列举了不同时代的科幻作品对美军的态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呼应关系。比较有意思的是军方形象的变迁，电影与游戏在军事题材上与文学作品的分野，以及军方在科幻作品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希望日后能看到更多这种流行文化研究的著作。虽然如此，但是这本书的翻译实在是太糟糕了，没有做好一定要硬啃的觉悟的读者还是谨慎入坑。



扬·哈罗德·布鲁范德《都市传说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Urban Legend

生活书店，2020年12月

若干年前在国家图书馆的基藏室里见到了这本书的原版，当时看了三个字母，感觉非常有趣（可能所有的百科全书都天生自带这种属性，毕竟是海量的信息的直接轰炸）。作者是一位民俗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字里行间都透出不相信怪力乱神的腔调。个人感觉其中虽然强调了都市传说一定扎根于群体的内心的基础立场，但是考据并不算到位，至少没有写出很多都市传说的群体心理学成因，而且越往后看，同质化严重。不过，书中包含的关于都市传说的地域特征、传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文章却还算很好地补足了怪谈本身的缺陷。作者在字里行间坚持认为凡传说必为假，却忽视了传说的难以证伪性，以及作为一种观察与理解现实的工具的价值，私以为，这两点才是传说能够永葆青春的主要原因。

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

[美] 乔安娜·拉斯 —— 著 章艳 —— 译

女如
性何
写抑
作止

She didn't write. 她没有写。She wrote it, but she shouldn't have. 她写了, 可她不该写。She wrote it, but look what she wrote about. 她写了, 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 She wrote it, but she isn't really an artist, and it isn't really art. 她写了, 可她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 这也不是真正的艺术。She wrote it, but she wrote only one of it. 她写了, 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作品。She wrote it, but it's only interesting/included in the canon for one, limited reason. 她写了, 但作品只是因为某个勉强服人的原因才显得有趣/被选入正典。She wrote it, but she had help. 她写了, 但她接受了他人的帮助。She wrote it, but she's an anomaly. 她写了, 但她是个怪胎。She wrote it, but... 她写了, 但.....

雨果奖、星云奖得主
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家
乔安娜·拉斯

悉数女性写作遭遇的重重阻力
一举揭穿文学界的厌女症传统

这是一部风格奇特的作品, 它蔑视传统, 打破成见。书中罗列了所有会导致我们漠视甚至抛弃女性艺术作品的错误态度和观念。拉斯如此清晰简洁地界定了这些模式, 如同将一面镜子放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
——安妮特·克洛德内

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如果要列举2021年的科幻关键词，“女性主义”一定会入选，并且占据显赫地位。乔安娜·拉斯的这本《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在当年便是作者大名鼎鼎的女性主义著作，赶在2020年和2021年的分界线上引进，不失为恰逢时宜——事实上，作者本人也是一位知名科幻作家，只不过长久以来大陆读者都鲜少有所耳闻罢了。

该书详细地罗列了女性作家在进行写作时会面临的问题和非难，从生活点滴中遭遇的阻碍，到作品发表/出版后社会上的非难、评论家和学者的无视，等等等等。阅读这部作品，不妨如作者所言，既要代入被害者的视角，也要带入加害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是否做出类似的行为——这一点可以和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对读：相比本书，后者更关注人是出于什么心态做出这些行为的。

去年通读了国内作家创作的科幻作品（主要是长篇），其中涉及性别歧视的内容比比皆是，有趣的是，一方面有些作品甚至会自诩“女性主义”写作，另一方面书写这些作品的作者不光有男作者，还有女作者。由此不难意识到这种歧视本身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很多都是潜移默化的，难以被人轻易识破，因此作者自然也难以觉察到其中的傲慢。而另一方面，女性科幻作家则会被安置在大男孩科幻的另一极，成为一个被孤立的群体。对此，我只能说，一切都还任重道远吧。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必要的，而且十分重要：相比于宏大命题，像这样的现实问题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思考，而如果我们的科幻始终回避这些问题，那这样的科幻不要也罢。



一场甜蜜的骗局 ——评菲利普·瑞弗“星际快车”三部曲

2022年11月21日发表于豆瓣读书

地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756764/>

2022年12月14日发表于公众号“星云科幻评论”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rpjK2aNGLe1C09yGxE6oHg>

配图采用图书封面制作，原封面艺术家为伊恩·麦奎（Ian McQue）和鱼桑

长久以来，尽管星际题材的科幻小说层出不穷，但是可以认为，大众对宇宙空间的想象基本已经固化了，在这个空间当中，亚光速的世代星际飞船、使用虫洞或跃迁技术的超光速星舰和围绕千奇百怪的星球建造的空天摆渡系统是主要甚至唯一的交通工具。而它们背后的航空航天技术天生的“航海”比喻，长久以来也一直统治着这个领域。

相比之下，菲利普·瑞弗的“星际快车”三部曲则属于另一个略显小众的谱系。与常规的太空小说不同，该系列将星际之门（Stargate，简称星门）巧妙地同地面交通结合在了一起，具体而言，是将星门同火车这种颇具怀旧色彩的陆上载具相结合，从而将星际旅行的枢纽从航站楼转变成火车站。这构成该系列世界观的基石，作者借此建立了一套风格鲜明的混搭美学体系——与常规的火车不同，系列的世界观依然遵循太空技术基本法则，引入了先进的计算技术，以支撑星际交通网的运作，因此火车也不再是冰冷的自动机械，而是拥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由此，蒸汽朋克（火车）、赛博朋克（人工智能）和太空歌剧（星际帝国）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体系被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五彩斑斓的虚拟现实世界被盛装在古典英伦气质浓郁的城镇里，铁道网络则连通了一个个异星世界。

系列的故事始于一个略显传统的开局：扒手岑·斯塔灵在偷盗途中偶然结识了线偶（小说中的仿生人）诺娃，并被卷入了卫神（高级人工智能，世界的统治者）雷文与其他卫神之间的斗争当中。为了赏金，岑冒险假扮成皇族后裔，前去偷盗一项至关重要的物件，并因此接触到了“星罗”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两套阶级系统，其一是人类的皇家制度下的贵族－资本－平民（人类）－虫僧分级，其二是人工智能世界靠功用划分出的卫神－火车－线偶分级，其中真正的统治者是超级人工智能卫神形成的集群，它们谨小慎微地操纵着权力的流动，以履行根植在其程序中的“保护人类全体”的使命；虫僧这种由昆虫组成的群体智慧则是最低级的生命体，在整个星罗都备受歧视。

星罗是故事中的银河帝国的名字，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种封闭性促成了系列的核心冲突。与传统太空小说不同，星球与星球间仅靠火车贯通的情景消除了广袤的虚空，将自由自在的飞船航线转变成固化的轨道。在此，银河帝国的版图实际上被缩小了，“航海”比喻中的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海洋也被转变成“市政”比喻中的城市。卫神与虫僧则分属两个极端，前者掌握所有信息和权力，经由数据备份，其存在在其管辖的疆界内无处不在，近乎永生不死，却将原本用作开拓宇宙之工具的凯门（小说中的星门）封锁成自指的闭环，将相关技术束之高阁，以致无人知晓外界的存在。虫僧这个异族则在对游荡在凯门附近的车站天使的歌颂与怀念中卑微度日，尽管如此，却了解人类所不知的古旧线路和隐秘往事。在此，统治阶

级和移民之间不仅形成了利益的纠纷，还在更深层次形成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卫神恐惧未知隐含的风险，担心它会危及他们的使命；但下层人民需要自由，需要探索未知，因为既有的秩序已经无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早在系列的第一部《铁道尽头》中，这种冲突便已经上升到了卫神内部的矛盾上——站到了反对派一边的卫神雷文开始着手制造一扇通往星罗之外的凯门，而这同岑·斯塔灵作为底层人物的期待不谋而合，后者需要财富来让母亲和姐姐过上更好的日子。于是冒险开始了，并顺理成章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考虑到该系列在海外的定位是 YA 小说，所获奖项——包括安德蕾·诺顿奖（提名）和轨迹奖最佳 YA 小说（提名）——也均落在该领域，这种展开也无可厚非。系列在昂扬而浪漫的铁道之旅中进入了第二卷，然而伴随着新凯门的开启，第一部末了所承诺的严肃命题也浮出了水面：新世界到来了，接下来要如何呢？它能够为既有的秩序带来何种改变？

令人扼腕的是，在这一问题上，系列的后两部显然露怯了。在第二部《暗光列车》伊始，主人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并非亟待探索的虚空，而是一个神创世界：名为轨道缔造者的远古智能早已铺设好了所有的版图，将世界和世界连接在一起。换言之，第一部所承诺的新天地或许并不存在，人类只是从一种短暂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发现了自己原本所处的位置。面对这样的处境，斯塔灵畏惧了，开始担忧自由和探索只是一种幻觉，不仅难以满足他起初的追求，反而加重了他背井离乡的状态。这一部的内忧外患——不论是内部的皇位争端还是外部的蜥蜴人称霸——也进一步让整部小说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失去焦点，最终以一种庸俗的和解结束：斯塔灵和女皇一道返回女皇的故乡，归顺了旧有的秩序，开始靠新建的星门同外部世界经商，以财富来与上位的家族分庭抗礼。不论第一部中提出了何种探索社会问题的可能，在第二部中，这种可能性都几乎被彻底消解了，毕竟，对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就算小说中商人家族推翻封建领主的行为称得上一场革命，资产阶级所发起的那轮革命也已经是历史，而非未来了。

可以说，在第二部中，有关人类的故事已经基本画上了句号——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似乎有献祭次要角色的习惯，很多角色常常给人以未完待续却戛然而止之感，而这些出身底层的次要角色恰恰是回应上文提出的问题的关键，正如《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所呈现的那样。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该作在探索其世界观时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上三部作品在这一点上都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不论是第一部横跨星罗的地下线路“狗星线”还是虫僧一族对车站天使的神秘信仰，还是第二部有关暗光区和轨道缔造者的猜测，都能够吸引人不断阅读下去。因此，

不妨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这种逐层深入的过程并不指向对旧日问题的出路，那它指向什么？

前文已提到过：在这个世界中，除人类外，还存在着形态各异的人工智能。而在既有的阶级秩序下，绝大多数机械生命均处在被物化的边缘状态，却往往比人类角色形象更加鲜活：街头艺术家弗莱克斯会根据自己的脾气改换性别；线偶诺娃同轨道缔造者的残骸融合，像《铳梦》的女主角阿丽塔那样激进地强化自我，直到足以同卫神抗衡；更不用说会唱歌的火车头了：这群庞然大物年迈，阅历丰富，热衷于披上与性格相称的涂鸦，会向喜爱的乘客效忠，在铁道上奔驰时，甚至会私下里谈情说爱，堪称全系列最迷人且最独特的物种。将这些角色同执着于争夺权力和财富、在同一个闭环中往复循环的人类相对比，不难发现后者的境况也恰恰是现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而这一困境带给个体的一大心理压力便是强烈的自我存在危机，而这也是上文提到的这些颇具朋克精神的非人形象所试图回应的问题——通过赋予边缘角色以理想化的形态，作者实际上展现的是人类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在这个语境下，不仅异类的存在得到肯定，而且对改变的渴望也可以透过近乎魔法般的科幻书写得到解释，从而提出一种部分可靠的承诺：透过技术，个体至少可以达到文中所描写的状态。例如在系列的最后一章，融合了轨道缔造者的诺娃甚至能够像卫神一样凭借记忆和经验打造出符合自己期待的小世界，而同样的事情对身处“元宇宙”时代的我们来讲也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场甜蜜的骗局，因为主人公在冒险故事中所具备的特殊性注定是凡人所难以企及的，但虚构背后的科技逻辑却是与现实共通的。这意味着即便在剥除了严肃讨论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可靠的启示，我们跟随角色探索的过程其实也是反观自身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星际快车”三部曲可以被视作是近年主流科幻的一个缩影：尽管难以介入深刻的命题，但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依然能够透过上述逻辑，借助美学层面的创新来唤起一种对革命的期待，而其困境在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读者的这种期待都终将落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其核心意象“铁道”和“火车头”的塑造也恰恰隐含了这种境况：纵览载具史，铁道和火车仅在开荒的过程中扮演着扎实可靠先行者的角色，与牛仔或航船不同，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开辟一条稳定可靠的道路，供后人行驶其上。这意味着一旦修成，铁道的革命意义便将彻底消失，留下的只是规划者对空间的裁断，后续新修的铁路则仅提供强化连接的作用，与车站一同表达着空间层面的秩序。这种矛盾被后续的很多作家纳入文学书写，如韩松的《地铁》或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特别是柴纳·米耶维的《帕迪多街车站》与《钢铁议会》，其中，前作标题中车站成为新克洛布桑政权的象征，拆掉后方

铁轨铺在前方从而在荒原上驰骋的“钢铁议会”之行进则被用作革命的强有力的隐喻，其最后永恒地冲向车站的场面令人动容。相比之下，本系列则试图唤醒铺设第一条铁道时的那种精神，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故事本身远不足以支撑这种期待，但是在复述铁道的历史逻辑时，作者刻画的个性十足的火车们至少实现了这样一个目的：相比于将权力意志投射至铁道各处的无所不在的卫神，穿行其上的火车所形成的隐秘网络揭示了另一种左右世界运作的力量，一种底层固有且特有的力量，它并非由某种运动或某种口号唤起，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底层人民的生活与生命中，而不断建设新凯门、在其间铺设铁轨的行为也是在接连创造出更多使之互相连接、汇聚、贯通的机会。或许正因为有这层书写，这个横跨三本书的甜蜜骗局才依然能够凭借其浪漫色彩在读者的心中留下印记，就像《元车站》的结尾那样：

她建造那些门因为这样很美好：仰望浩瀚清冽的夜光时知道在星空里，那些恒星周围，有上百个世界，有上百万个世界，人们在其中欢笑、相爱、生活、死去、制造东西，也思考和感受，还会偷东西。她建造那些门因为这样很美好：各种不同的人相遇，做贸易，相互学习交流并做出改变。她建造那些门因为这样很美好：知道总有一个地方，有一排明亮的窗户蜿蜒穿过午夜的城市，或从高高的连拱桥冲下，溢出快速移动的光，或者某处的日光洒向在车站之间穿梭的火车车厢。听，在风中，在电波里，微弱又狂野，从远处传来永不停歇的歌唱，火车，火车，火车。



后记：我们为何追求科学

收录于清华大学学生科幻协会会刊《E=mc³: 边角料科研奇思录》
经清华大学出版支持计划推荐，于 2022 年 7 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2022 年 10 月 11 日发表于公众号“四十二史”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zC5lzUChFgcK1MbLESGHpQ>

配图由 七七 绘制

古往今来，科幻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科幻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即便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大陆，我们在科幻史上也至少能清晰地看到该议题的三次现身：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科幻热潮，从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中期；其次是 80 年代的科文之争，尤其是 1983 年针对“精神污染”发起的清污运动；再一次则是在刘慈欣于 2015 年获得雨果奖以后，科普式科幻作品的逐年复兴。

考察彼时的社会环境，不难发现，上述三次变革多多少少都与我国的科教政策息息相关，而在这之中，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追究科幻究竟姓不姓“科”时，往往会不假思索地为这个问题预设好答案：所谓“科”就是现实当中存在着的科学技术。然而这句话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就像“ $1=1$ ”这样的恒等式一样，它只不过是一句自我指涉的废话而已，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科学史范畴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关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一旦我们立足于此，就不难发现，其实科学、哲学、艺术甚至宗教都似乎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并且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细分，诸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等等。

薄薄的一本科幻小说集自然无法全面涵盖所有这些议题——科幻小说本来也难以承担此等重任。不过，考虑到参与本书撰稿的作者全都拥有科研背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写作，看到科研人士的科幻创作如何与他们的科学探索互动。

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 2019 年 11 月的中国科幻大会上，我们展开了题为“实验室里的怪东西”的专题讨论，最后结出的果实，便是本书中的《真理的海洋》。这篇小说构成了本书的基石——它取材自作者研究生阶段的真实经历，重点关注两件事：其一是科学研究所的过程；其二是科学人的生活和心路。

书中的原创小说大都回应了这两个问题，并且其主人公的心境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焦虑。这种焦虑扎根于我国“学以致用”的功利传统，集中体现在年轻学者对“科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迷茫上。但这种心境又与过往的科幻作品（如何夕《伤心者》或昼温《温雪》）所呈现出的焦虑有所不同。在此，焦虑与其说是一种写作对象，不如说是一种驱动角色找寻答案的动力。而他们的答案又千差万别：在《真理的海洋》中，数学家意识到诠释真理与发现真理殊途同归；在《双脑筑城记》中，科研在另类的天才眼中成了一种升级游戏，一种买卖。

这些答案从多种角度回应了传统视角下的刻板印象——这些印象在书中的《科幻作品中

的科学家》及其附录《疯狂科学家列传》中可见一斑。科学迷信、科学家迷信，以及这些迷信和崇拜所呈现出的另一面——科学和科学人的工具化……近年来，在市面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科幻小说中，这些刻板印象仍然持续存在着。

回到本书。更重要的是，书中收录的这些小说还呈现出了科学与现实间的互动方式：在《梦蚀》中，赞助虚拟现实与脑科学实验的是一家游戏公司，这在现实世界中是非常常见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触摸呼吸》中描绘了真实的学术会议、多人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彼此间的启示；《双脑筑城记》呈现了理论科学在技术领域发挥的作用；H.G. 威尔斯的《飞蛾》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学术领域的猜忌、纠纷和倾轧。在此，与科学人一样，科学也脱去了脸谱，成为一个拥有丰满血肉的主角。

但这样还不够，关于“科学是什么”的答案仍然还不够清晰，反而似乎淹没在了专业人士的生活当中。为此，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选取了《砖月亮》这样一部最“不科学”的作品压轴——正是因为它不科学，反而有助于我们领悟科学的真谛。

《砖月亮》是美国作家兼教育家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创作于1869年的小说，小说中，一群有志之士为了解决经度测算问题，发射了文学史上最早的人造导航卫星。在今天看来，这颗卫星的制造方式可谓荒谬至极——它通体由砖块砌成，用两座飞速旋转的飞轮射向太空（明显取自橄榄球自动发射架），飞轮的动力源自瀑布，其运作方式相当于一台永动机；载着乘客升天后，乘客带上去的种子和牲畜受进化论的影响，一代代开始发生进化，短短一年间就从庄稼进化出了乔木……

写信给达尔文，说他说得都对。我们从地衣开始栽培，现在已经种出棕榈树和铁杉了。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砖月亮》

但小说同时也细致地呈现出了这样一项艰巨的工程的落实方式，甚至还将资本和政治的力量也纳入其中，完整阐释了完成这样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计划所必须执行的各种琐碎事务。并且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细节，诸如砖月亮的用途、地月通信的方式、卫星轨迹的测算和追踪等。细致入微的书写令人不禁联想到在90年后，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科幻协会当中的年轻科幻爱好者们热情洋溢地规划着的登月计划（其核心人员就包括黄金年代的领军人物阿瑟·C. 克拉克）。在此，我们可以说，它的结果是不科学的，但它的过程是科学的，遵循着科学的逻辑。相比于结果的科学性，我认为，这种过程的“科学性”才是科学更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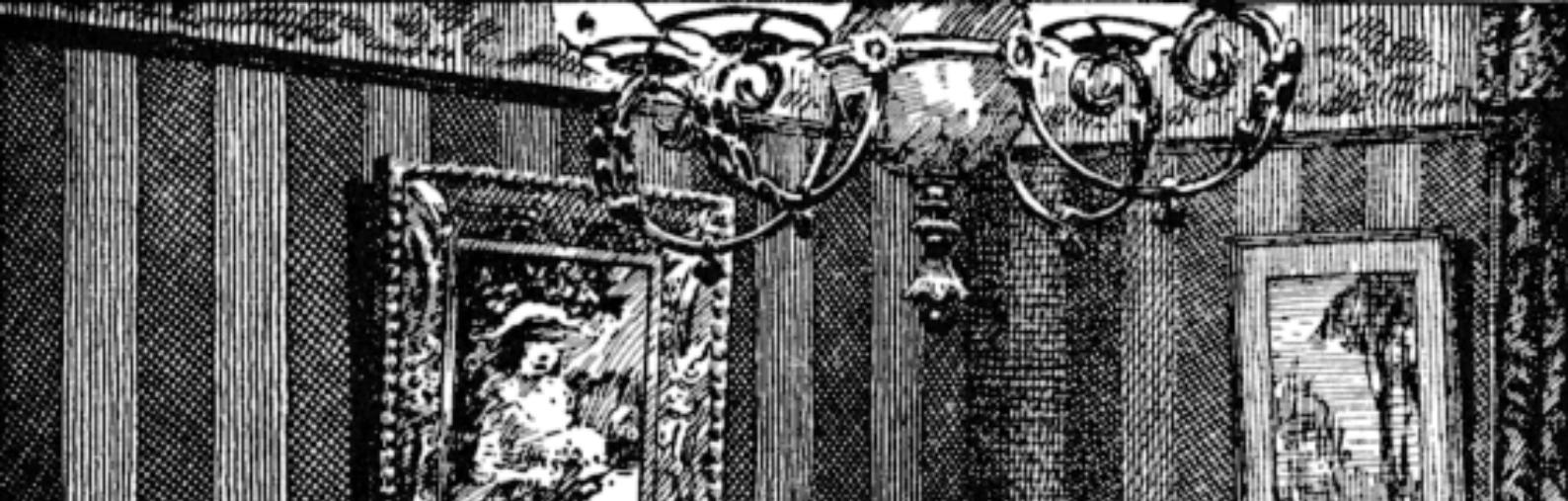
面相。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也是因为它们能够带领读者去领略这种过程，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短暂地参与科研活动，去收获“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快乐，哪怕这里的新发现是虚构的。

以特德·姜的名篇《脐》为例：小说中虚构的五花八门的“本初生物”（一种考古学发现，诸如没有肚脐的木乃伊等）成为了神创论的坚实证据，但是进化论却并未因此消亡，反而与神创论融合，催生出了关于人类起源，乃至宇宙演化的新理论。而文中的科学家会在发现这种新理论的时候感到由衷的狂喜，因为它揭示了宇宙更加高深的秘密，让我们距离理解这个世界又前进了小小的一步。

这也间接回答了本文标题中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追求科学？站在科学人的立场上，上文提及的这种过程和过程中的快乐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灵上的乌托邦——生而为人，必然要与世俗产生种种纠葛，但不论发生什么，科研这种孩童般的纯粹智性的活动总是能够成为一种精神港湾。

这也是书中的科研人员大多保持着“痛并快乐着”的矛盾心态，继续奋战的原因。

当然，本书并非仅仅写给科学人群体，供其自我感动的书。“我们为什么追求科学？”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普罗大众的立场下。在此，我想援引 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大卫·朱利叶斯的成果——他研究的是辣椒素与皮肤灼烧感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项研究最终却指向了“温度和触觉受体的发现”。从现实价值的角度看，该研究的发现在医疗和仿生领域意义非凡（暂举一例，日后的虚拟现实领域中涉及触觉的仿真装置就有非常大的概率会利用这项成果），但它的目的听起来就不那么“有用”了。在此，目的和结果似乎出现了背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科研本身的目的就是洞悉规律。以此为大前提，我们便不难看出朱利叶斯的研究本身从“求知”到“得知”的内在逻辑了。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一项规律或法则对现实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的那样，宇宙法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武器。作为人类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对世界的领悟每增长一点，我们应对身边的环境的能力也就会更进一步，我们距离“神明”也就更近了一步。



科幻考古五则

与三丰合著

科幻研究通讯第2卷第2期（2022年7月）

2022年8月30日发表于公众号“四十二史”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1eoDruFbCm_ULjshvBsGgA

在此仅节选笔者贡献的部分（2022年6月16日发表于微博）

配图为小说在《著名幻想推理》杂志（Famous Fantastic Mysteries）上发表时的插图，绘者不详。



经考证，发表于民国《小说月报》第9卷3号（1918年3月25日）的《无形之生物》（奥白莲原著，旋华译，说丛）为爱尔兰著名科幻作家菲茨·詹姆斯·奥布莱恩（Fitz-James O'Brien）所著“*What Was It? A Mystery*”（March, 1859; Harper's Magazine）。此前，该作家的作品已知仅有《钻石透镜》（The Diamond Lens）得到中译，首发于《卢佛尔博物馆奇闻》（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9月），并作为作家本人的代表作品被收录在《科幻之路》第一卷中。

笔者在翻阅刘永文《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上海古籍出版社）时偶然发现了这一刊登记录，其原著者署名“奥白莲”立刻让人联想到“O'Brien”，进而联想到《科幻之路》中的这位作家，遂与 ISFDB 和 Gutenberg 上作主题和文本比对（感谢三丰老师提供中文原文信息），最后锚定了这一篇。这种通过译名反推的手段属于比较常用的考据手法，当然了，也未必每次都奏效，例如原著者为“文豪蒙台”的《科学家庭》（又名《科学者之家庭》）就未能通过这种方式查找到原作——最贴近可能答案的作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貌似并不写作长篇小说。

说回文本，《无形之生物》沿用了经典的鬼故事框架，讲述了一座闹鬼的房子的故事，只不过这次鬼屋的挑战者的姿态与以往略有不同：是一群英勇无畏的房客，和决意要破除迷信的房东莫法特太太。他们回避了恐怖片中的各种套路，在“幽灵”作祟的夜晚直接将其活捉，并发现：它其实是一种透明的类人生物。

由于透明生物不说人话，一众人马并不清楚该如何与之共处。很快，它便衰弱下去，最终死掉了。在《科幻之路》中，詹姆斯·冈恩认定奥布赖恩的这篇小说为很可能是“最早的一部有关隐身人的小说”（perhaps the earliest of the invisible-creature stories）。它比威尔斯的《隐身人》要早38年问世，并且相比哥特风浓厚的恐怖故事，花费了很大笔墨强调了房客们对透明人的形态的摸索（诸如用石膏为其铸模，以还原其外貌）——这使之有别于其他包含类似元素的奇幻或恐怖故事。不仅如此，小说在人定胜天的乐观姿态和惊悚恐慌的迷茫中做到了平衡，前者或许是这篇小说得到中译的原因，而后者则是科幻作品一贯的魅力所在。



2022 年世界科幻大会虚拟参会导览

2022 年 9 月 2 日发表于公众号“科幻百科”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XFWRJxF_6ctkmxNoDPEMJA

2023 年 1 月 1 日转载于《零重力报》第 9 期



TAKE TO THE STARS

2022

2022年世界科幻大会虚拟参会导览

原创 HeavenDuke 科幻百科 2022-09-02 04:17 发表于北京

2022年9月1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第80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正式开幕。

本届世界科幻大会维持了一贯的庞大规模，**总共为期5天，在线活动总数达1405项，其中可通过直播或线上方式参加的为399项**。不过，因时差原因，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北京时间夜间十点至次日中午，国内的科幻迷若是要深度参加，恐怕只能当回夜猫子了。



大会代号为Chicon 8，换句话说，这是芝加哥第8次主办世界科幻大会，第一届可追溯至1940年的第2届——后来的世界科幻大会上的重磅活动化妆晚会（Masquerade）便是在这届大会上首度发起。主创梅特尔·R.道格拉斯（又名莫罗乔）有“世界Cosplay之母”的称号——Cosplay这项活动就是从这次大会（也许还包括第一届上的一些非正式活动）开始逐渐传至全球的（参见《人的科幻史 | 化妆派对开幕时，请记住她的名字》）。



2014年伦敦世界科幻大会上的化装晚会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的Virtual平台并未采用官网 + Zoom + Discord的组合（过往两届——DisCon III和ConZealand——差不多都用的是这个方案），而是统一用Airmeet。这个在线活动平台号称“致力于打造大型元宇宙活动平台”，初步使用了一下，像是把前面提到的组合拳汇总在了一起，进入虚拟会场确实有“会场”的感觉，这种体验还蛮新鲜的。如今，虚拟参会注定已成为世界科幻大会的常驻模式，来年的大会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The image shows the Airmeet platform interface. At the top left is the Airmeet logo, which consists of a stylized blue and purple drop-like icon followed by the word "Airmeet". Below the logo, the text "VIRTUAL EVENTS" and "REAL CONNECTIONS" is displayed in bold, uppercase letters. To the right of this text is a large screenshot of the Airmeet software. The screenshot shows a tablet displaying a virtual event lobby with multiple user profiles and a "Social Lounge" sectio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tablet screen, there is a small video player showing a video thumbnail with the text "RemoteLand 2019" and a timestamp "00:25:21". Above the tablet, a smartphone is shown displaying a video call between two users.

说回大会活动，从线上能够参会的部分来看，本届大会的活动形式略显单调，除开幕式、颁奖等重大活动外，形式上大多为嘉宾对谈（Panel）和读书会（Reading），此外还有少数报告（Presentation）和工作坊（Workshop）；活动内容则与往届世界科幻大会一脉相承，并没有特别先锋的方向——当然了，对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令人人大开眼界的。

大会的议题除了盛典和一些特色活动外，常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写作与出版、多媒体（影视、游戏、广播剧、音乐、漫画等）、社群（Fandom）、专题讨论与报告、艺术和科技人文几个大类，不论哪类，基本脱不开三方面内容：①介绍真实的领域情况或近况；②传授资深从业者的经验和心得；③探索更多可能，下面会按照类别列出今年各个大类下的比较有趣而且可以线上参加的活动，（每天还有一场专项活动叫Convention Tour，是给不熟悉世界科幻大会的参会者做导览的，另外第一天最初会有一次总览性的介绍，会在下面提到）。

备注：组内按时间顺序排序，时间已按照北京时间进行换算。活动介绍主要从官网上翻译而来，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推荐理由，时间仓促，敬请谅解。完整日程参见官网页面（<https://guide.chicon.org/>），也可点击文末链接跳转查看。

Part 1 重要活动

所以说，这是你的第一场世界科幻大会喽

So This is Your First Worldcon

时间：2022年9月2日 6:30 A.M.



有什么可做的？我应该见谁？我应该知道什么传统？我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虚拟世界大会权益？如果你以前从未参加过世界大会，这个小组正是为你准备的。我们将带领你了解Chicon 8的虚拟部分。

线上参会入门。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时间：2022年9月2日 9:00 A.M.



本届开幕式的主持人是安娜李·内维茨（Anales Newitz）和查莉·简·安德斯（Charlie Jane Anders），特邀嘉宾（GoH）包括史蒂芬·巴恩斯、塔那那迪弗·迪乌、艾迪·斯特恩&乔·西克莱尔和厄尔·科尔沙克。其中除前几位是著名作家外，艾迪·斯特恩&乔·西克莱尔是著名科幻史档案库Fanac的负责人，厄尔·科尔沙克则是重磅科幻爱好者，也是第一位“头号科幻迷”（本届

大会有一场关于他的专题）。会上除了介绍嘉宾外，还将颁发头号科幻迷奖（The First Fandom Award）、巨心奖（The Big Heart Award）等服务类奖项。

未来几届世界科幻大会问答会

Future Worldcons Q&A

时间：2022年9月3日 5:00 A.M.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主办方会参加本场活动，回答国际科幻迷的提问。后续几届的竞标方，包括已经一定会获胜（因为只有一家参与竞标）的2024年世界科幻大会主办方——苏格兰格拉斯哥——也会参加。当前包括国内科幻迷在内，人们对成都将会如何举办大会，及主办方当前所取得进展都比较关心。相比于封闭的WSFS Business Meeting，这场活动会更加公开。



雨果奖颁奖典礼

Hugo Awards Ceremony

时间：2022年9月5日 9:00 A.M.

◎

有关雨果奖的短篇小说此前已经在《天爵书斋 | 2022年雨果奖短篇组简评》中简评过了。此外，其他值得关注的参选项目包括**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和阿卡迪·马丁的《名为和平的荒芜》**，前者已有简中版（译林出版社），后者已有繁中版，简中版将由科幻世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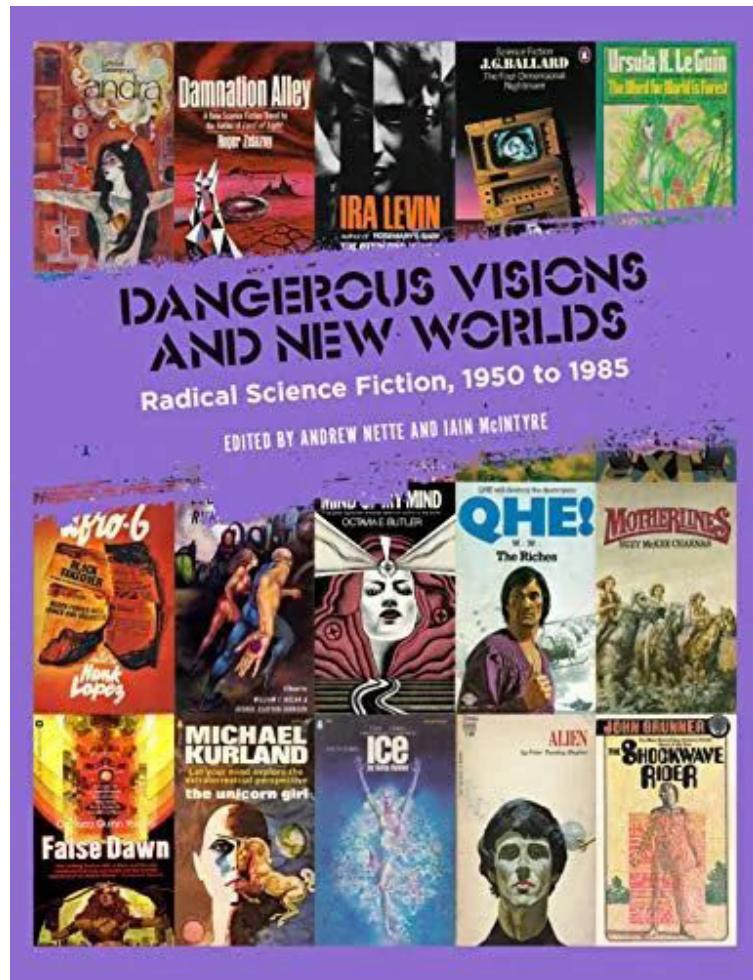
短中篇组较为值得一提的是**奥格赫内乔韦·唐纳德·埃克佩基的《氧气竞技场》**，讲述了一个人们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来获得氧气资源以继续活下去的残酷故事。该作已获得本年度的星云奖，作者属于编辑写作多面手，在本届大会上有不少活动。不过在参会之前，他的赴美签证被拒了。此事在圈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好在作者重新提交了申请，赶在大会开幕前两天成功过关，算是有惊无险。他的这篇小说发表在《银河边缘》杂志的英文版上，在未来也许有机会通过八光分方面的中文版与国内读者见面。

OGHENECOVWE DONALD EKPEKI



As interviewed by Isaac E. Payne for Signals from the Edge

相比小说，本年度的“最佳相关作品”一组中的重磅作品更为集中，具体有三部，一部是卡梅斯特罗斯·费拉普顿的自出版专著《The Complete Debarkle: Saga of a Culture War》，它事无巨细地追溯了2015年意外将大刘推上雨果奖宝座的“小狗门”的始末，并将其同围绕特朗普展开的国内党争联系在一起；安德鲁·内特和莱恩·麦金泰尔主编的《Dangerous Visions and New Worlds: Radical Science Fiction, 1950 to 1985》则带来了对新浪潮运动的全新书写，可以被视作是对今年国内引进的《科幻界漫游指南》中的有关内容的扩充论述；此外，亚伯拉罕·里斯曼的《漫威先生：斯坦·李的传奇人生》已经在上半年引进国内，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雨果奖的完整名单参见 Chicon 8 的专题页面 (<https://chicon.org/home/whats-happening/hugo-awards/hugo-finalists/>)。本年度不颁发回顾雨果奖 (Retrospective Hugo Awards)。

闭幕式
Closing Ceremony
时间：2022年9月6日 3:30 A.M.



主办方会在仪式上将会植转交给第81届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办方，同时，成都方面将会展示下届科幻大会的特色内容。有点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届时我方将会展现怎样的风采，让我们拭目以待。

Part 2 特色/创意活动

书写芝加哥
Writing Chicago



城市文化展览。邀请芝加哥本地人和本地通来向作家们介绍当地的文化、人口、历史和城市空间结构。

**披萨谈，谈披萨
Pizza Pizza Panel Panel**

◎

比萨饼到底是什么？芝加哥深盘披萨难道不是馅饼吗？嘉宾将“辩论”这些关于美国最受欢迎的食物的永恒问题，同时保持与这样一个精致话题相适应的礼仪水平。

类比一下，大概是加州卷算不算寿司，或者蛋黄月饼算不算粽子之类的搞笑辩论活动。



**莫比斯剧院戏剧表演
Moebius Theatre Presents.....**

◎

莫比乌斯剧院的演出，戏剧改编自亨利·库特纳和C.L.穆尔合著的《狱中记》（1953）和阿夫拉姆·戴维森的《救命！我是莫里斯·金椒博士！》（1957）。

**在60分钟内做完45场对谈
45 Panels in 60 Minutes**

◎

想在大会期间参加尽可能多的对谈？一次干掉一大堆！对谈嘉宾和观众将在开始时写下小组标题。我们会把他们从帽子里抽出来，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通过！我们能在60分钟内完成45个面板吗？来看看吧！

**《即兴星际迷航》
Improvised Star Trek**

◎

需要一部新的《星际迷航》剧集吗？来体验一下在你眼前创作的剧集吧。它将是关于什么的？在它开演前，没人知道。观众请从大宴会厅D区的门进入观看本场演出。即兴表演的《星际迷航》在《星际迷航》的宇宙中探索新的喜剧世界，跟随USS西西弗斯号展开冒险。



现场表演《即兴星际迷航》于2009年首演，后来扩展成226集的播客，连续表演了十年，直到2019年正式告终。表演由Eric Scull制作，表演者包括Christopher Rathjen、Sean Kelley、Dan Granata、Nick Wagner、Eleanor Hollingsworth、Mary Cait Walthall、Joe Phillips、Eli Mandel和Rayna Caskey。

从第112页评价一本书 *Judging a Book by Page 112*

◎

人们说你不能从封面来判断一本书，但你能从第112页来判断它吗？让我们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提前弃坑，谈谈那些让我们吃惊的慢热作品，并谈谈如何更好地、更勇敢地把东西归入“完成度不足”的范畴，以便我们能够继续补完自己的“想读”清单。

还记得读客在《莱姆狂想曲》和新版的《完美的真空》的腰封上写了什么吗？（笑）

极客家长带娃记 *Geeky Parenting: Raising the Next Generation*

◎

来参加我们的家长小组，讨论作为一个极客家长的挑战和收获。你是如何带着孩子参加会议的？你是如何向你的孩子介绍SFF的？你如何分享老的、有问题的最爱？你有什么好的技巧和窍门？

很奇妙的互动型对谈，切实做到了深入生活，也践行了FIAWOL的理念。

灵魂相伴 The Soulmate Process



已经结婚24年的大会特邀嘉宾史蒂芬·巴恩斯和塔那那迪弗·迪乌将讨论他们的“灵魂伴侣过程”——他们教授的关于如何准备和培养生活伴侣的课程。他们将讨论他们在相遇之前所采取的可复制的步骤，以及在一段关系中长久存在的关键。

相比于科幻迷脱单指南，这场更是在回答“科幻迷如何维系长期的亲密关系”。狗粮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Tananrive Due & Steven Barnes

Part 3 / 写作与出版

写作与出版类别下面又可以细分成出版业近况、写作指导、翻译讨论、评论书写和现场即兴创作五个部分。

年度最佳 Best of the Year 类型：出版业近况



每年都有大量的短篇小说出版，多到任何读者都无法跟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一直是年度最佳选集。编辑尼尔·克拉克、艾伦·达特洛、里奇·霍顿、乔纳森·

斯特拉罕和奥格赫内乔韦·唐纳德·埃克佩基坐下来讨论这些书的历史，它们是如何编纂的，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当年的最佳故事。

年选主编对谈是每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例行活动，也是了解过去一年最佳科幻作品的最集中的渠道。

无边境世界：出版的国界真的还有意义吗？

A World Without Borders—Do Publishing Territories Still Make Sense?

类型：出版业近况



小说的版权销售仍按地区和国家处理。电视和电影版权的划分也是如此。粉丝们希望能在没有这些限制的情况下获得更多内容。公司希望保留版权以增加销售。谁是正确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今年，新经典文化旗下的海外图书公司群星出版社收购了老牌科幻奇幻出版社DAW，这赋予了这场对谈以别样的意义。



为什么美国会禁止/反对那么多书？

Why Is the U.S. Banning and Challenging So Many Books?

类型：出版业近况



在美国，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民间人士主张将某些书目从学校课程、图书馆和当地书店中删除。美国图书馆协会每年都会跟踪这些抗议，并向公众发布他们的统计数据。看看过去几年的名单，哪些书目和主题最经常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对当今美国的知识自由有什么启示？

见封识货

Judging the Cover

类型：出版业近况

◎

俗话说“书不可貌相”，但如果真的可以呢？作为一个读者，你能从封面看出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封面是如何反映出艺术和营销趋势的？加入我们吧，我们将探讨封面艺术的一切，以及如何利用封面艺术来成功地挑选你最喜欢的下一本。

主编面对面：长篇写作

Ask an Editor: Long Form Writing

类型：写作指导

◎

怎样才能写出好的小说？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准备好了？你应该把它寄到哪里，以及你应该如何回应评论？这是你向受人尊敬的经纪人和编辑小组提问的机会。

主编面对面：短篇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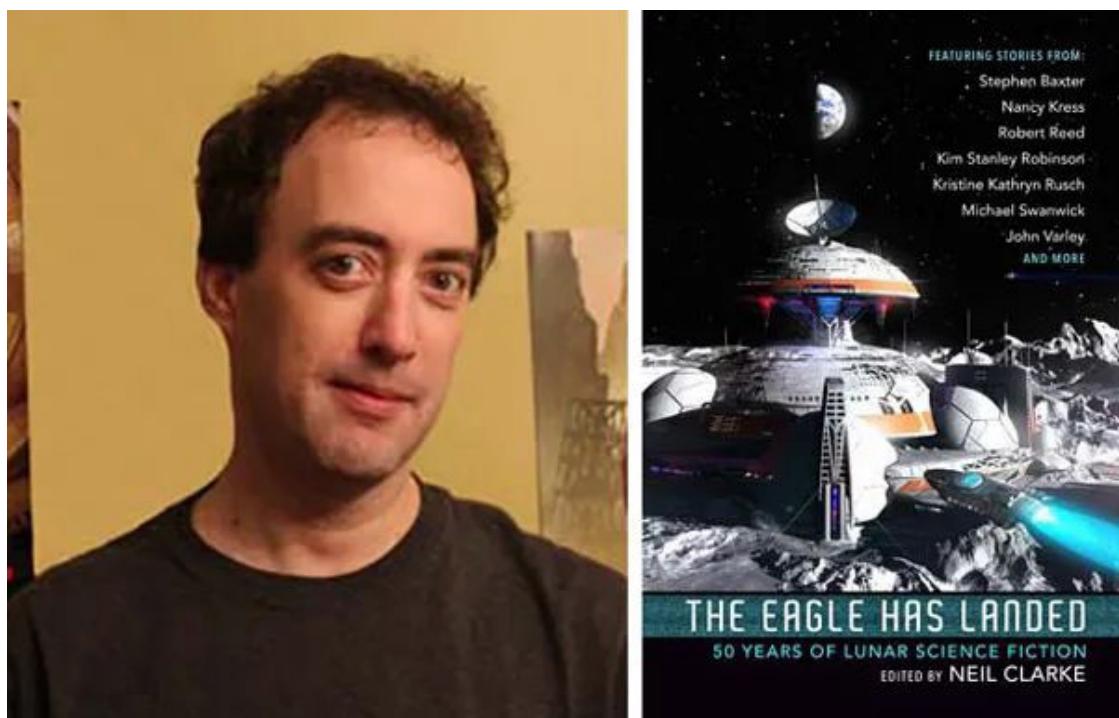
Ask an Editor: Short Fiction

类型：写作指导

◎

怎样才能写好短篇小说？你怎么知道它已经准备好了？你应该把它寄到哪里，以及你应该如何回应评论？这是你向受人尊敬的短篇小说编辑小组提出问题的机会。

《克拉克世界》主编、尼尔·克拉克会在本场出没，他也是中国科幻海外译介的核心人物之一。



脏草稿：试读读者、诤友和群组

Dirty Drafts: Beta Readers, Critique Partners, and Groups

类型：写作指导

◎

你写完了草稿，但你的工作真的结束了吗？虽然亲自编辑草稿很诱人，但接受写作小组、试读读者或诤友的反馈可能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一步。这个由作家、试读读者和编辑组成的小组将讨论这些批判性阅读小组之间的区别，讨论何时利用何种，以及如何判断该何时最终提交你的作品。

书写酷儿角色：读者有话说

Writing Queer Characters: Readers Give Their Opinion

类型：写作指导

◎

酷儿角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般的SFF写作和其他媒体中。然而，其形象往往非常脱离现实。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这些酷儿读者们想看看酷儿角色是如何遭到错误书写，以及非酷儿作家（或写其他酷儿群体的酷儿作家）需要怎样才能写好这类角色。

边缘群体在写作中遭遇到的刻板印象往往非常严重，这不仅限于女性或酷儿，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此外，有亲身经历的读者在这场对谈里持有百分之百的话语权，这比完全让作家主持对话更能反映出作品的真实面貌。

简短诱人：构思电梯游说

Short and Sweet: Crafting an Elevator Pitch

类型：写作指导

◎

成功是由准备和运气两部分组成的——所以当运气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时，你要做好准备！当你可能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向编辑或制片人推销你的梦想项目时，你如何为此做好准备？

电梯游说是指在极短的时间里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出试图推销的对象的特色。这场活动可以帮助作者理解该如何为自己的作品撰写梗概，进行宣发。

收入现金流：商稿、授权和其他财源

Streams of Income: Work For Hire, Licensing, and Other \$\$\$

类型：写作指导

◎

我们往往认为作家是艺术家。这么想没错，但作为一个商业主体，他们还是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收入选择，而不仅仅是小说、文章或诗歌。一些报酬丰饶的市场被完全忽视，而这些市场又不断需要内容。贺卡、通讯、密码学博物馆的陈列品说明、印有餐馆历史的餐垫……所有这些文字都来自于某个地方。了解你如何能给这些市场带来价值，同时还能持续写作并售卖你的故事。

翻译是创意写作
Translation Is Creative Writing
类型：翻译

◎

译者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第二语言中挑选匹配的词语。做得好的话，翻译可以传达原文的语气和味道。例如，一个在中文中带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在英文中也应该同样有趣。对风景的抒情性描述也应该同样具有诗意图。是什么让翻译成功，以及谁做得好？

什么书会被翻译
What Books Get Translated?
类型：翻译

◎

世界上充满了惊人的SFF作品，它们不是用英语写的，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英语翻译。也有很多英语SFF作品从未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为什么有些作品能被翻译，而其他作品却不能？

两场翻译对谈中都有安迪·杜达克（Andy Dudak）参与，他是中国科幻向英美译介的过程中主力，因此这两场活动中也会提到一定数量的中国科幻作品及其翻译工作（下图为安迪·杜达克翻译的一部分中国科幻小说）。

其他工作 (翻译、缩写等)

标题	作者	工作
雨船	迟卉	译
人间	陈虹羽	译
妞妞	宝树	译
2065：冰棺时代	张冉	译
赵师傅	张冉	译
无中生有的三个故事	遥控	译
吃货联盟的恐龙牧场	罗隆翔	译
广寒生或许短暂的一生	梁清散	译
云鲸记	阿缺	译
你形形色色的生活	星河	译
变脸	江波	译
地球的翅膀	江波	译
无定西行记	糖匪	译
绘星者	王元	译
震殇	王元	译
桥	刘墉	译
貔貅	石黑曜	译
从前慢	曹曙婷	译
瘟疫	燕垒生	译
伪造者Z	陈楸帆	译
灯塔少女	宝树	译
他事	王元	译

所以你想成为一名评论员 So You Want to Be a Reviewer 类型：评论



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通过分享你的观点，甚至更好的是，通过分享你的想法来建立声誉，岂不美哉？虽然现在不是每家期刊都发表评论，但在印刷品、博客、播客或广播中的

评论还是有很大的市场。了解如何获得预发评论副本和新闻稿，如何推销你的评论，以及对图书出版商、你的编辑和你的读者群有什么期望。

国内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成规模的科幻评论渠道，并且也很难说有成熟的方法论。该对谈也许可以为有志于从事这类活动的科幻迷提供一些指导。

**构造更出彩的怪物
Building a Better Monster**
类型：工作坊（即兴创作）



让我们通过模仿大自然来奉承它。你将综合考虑进化、发展和臭名昭著的方块定律等因素，来创造生物体。我们还将对你所拥有的生物进行批评。

**从提示到诗歌：生成诗工作坊
Prompts To Poetry—A Generative Poetry Workshop**
类型：工作坊（即兴创作）



带上你的写作材料参加桂冠诗人温迪·范·坎普的这次有趣的头脑风暴会议。她会给你一系列科幻提示，并要求你在短短几分钟内写一首诗，然后再转进到下一个提示。疯狂吗？也许吧，但这种快速构思的方法可以促进高水平的创造力，并有助于在创作过程中将诗人内心的编辑撵走。活动预计至少会创造出六颗新的诗歌种子，你可以将其发展成一首完整的诗。在研讨会结束时，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向全班朗读你的诗。



Part 4 | 多媒体

**超文本不灭！
Hypertext Lives!**

◎

雨果奖最佳游戏奖和SFWA近年纳入游戏写作的行为表明了我们许多人早就知道的事情：许多伟大的SFF写作发生在非线性的互动环境中——《质量效应》和《极乐迪斯科》只是冰山一角。让我们来谈谈“阅读”游戏和其他动态叙事是什么感觉——我们将谈论我们最喜欢的视觉小说、自选冒险、基于选择的电子游戏和有趣的超文本实验。

对喜欢搞文体实验的创作者来说，或许值得一听。



打造你的播客社群 Build Your Podcast Community

◎

如何个性化你的内容流以适应受众的喜好？如何促进创作者的参与，为听众创造机会参与（或贡献）内容流。了解有助于将你的听众从被动的受众群体转变为主动参与的社群的策略和平台（Discord、MailChimp、TikTok等）。

给新手的直播指南 Livestreaming for Beginners

◎

很多人都认为直播很容易，你只需打开控制台或电脑，拿一个网络摄像头就可以了。我们的小组成员将讨论直播活动的实际情况，这既适用于爱好者，也适用于那些想以此为生的人。

“你这玩家不上道……” “You’re not a REAL gamer . . .”

◎

“严肃的”或“真正的”玩家的概念害处多多。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是从哪里得到“一类”玩家比其他玩家更高一等的想法的。然后，让我们集思广益，思考当这种否定人格的声音潜入我们

的游戏对话时，玩家们该如何互相支持，互相认可。

流行文化礼仪课一例。

今敏的遗产和影响

The Legacy and Influence of Satoshi Kon



《红辣椒》《千年女优》和《东京教父》等动画的制作人今敏的回顾展。



追忆尼切尔·尼科尔斯

Remembering Nichelle Nichols



尼科尔斯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宾斯附近，对科学和科幻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她在最初的《星际迷航》系列中扮演的乌胡拉一角最为出名，该活动会回顾她的生活、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



特邀嘉宾讲座：吉恩·哈
Special Guest Presentation: Gene Ha

◎

吉恩·哈为惊奇漫画、DC漫画和阿兰·莫尔的《Top 10》作画，曾四度获得艾斯纳奖。他还为Oni出版社的《Mae》担任绘师和编剧，并且还是DC漫画的《神奇女侠的历史：亚马逊人》的艺术家。2021年，他因在学校和图书馆的工作而被授予迪克·乔尔达诺人道主义奖。吉恩将带领我们了解他的职业生涯，关注向数字艺术的过渡，并分享他与合作者的工作经验。

Part 5 / 社群

科幻迷奖学金
SF Scholarship for Fans

◎

对推理小说的学术研究从远处看似乎令人生畏，但丰富的传统可以帮助扩大我们作为读者和作家的批评视角。我们将谈论优秀的经典和最近的书籍和学者，并举例说明学术研究如何改变和深化对知名作品的方法。粉丝和学术空间之间的交叉是什么样的，非学术界人士发现、学习和参与这些资源有多容易？

克服结构性挑战进行环球活动
Overcoming Structural Challenges Across the Globe

◎

对于不在北美或欧洲的创作者来说，参与SFF社区存在哪些实际障碍？从旅行费用到签证的复杂性，从货币转换的罚款到高额的数据费用，从不稳定的网络到失败的电力，这些障碍造成的排斥对我们的社区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为我们的同胞创造空间？

COVID-19时代的大会运营 Con-running in the Age of COVID-19

◎

在过去两年中，组织或运行一个大会是很困难的。分享你在大流行期间组织粉丝活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将如何改变未来的大会和粉丝活动？

1940：首届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 1940: The First Chicon

◎

有史以来的第二届世界科幻大会——1940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大会——确立了一些传统，这些传统回响在后来的许多活动中：化装晚会、会议厅、幻想民谣……探索这一开创性活动的全部历史，包括其组织的背景故事和影响它的历史背景。我们还将重现E.E.史密斯博士当年的主宾演讲。

World Science Fiction C O N V E N T I O N



BOB TUCKER
Director, Illinois
Fantasy Fictioneers



MARK REINBERG
Chairman, Convention
Committee



ERLE KORSHAK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Treasurer



THE news story of the year in the science fiction world is the coming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to be held in Chicago. Sponsored by the Illini Fantasy Fitione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minent fan Bob Tucker, Mark Reinsberg, Chicago amateur publisher, who is also a fan, and Erle Korshak, science fiction's Beau Brummell,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will be even more successful than last year's New York session, which gained nation-wide attention in *Time Magazine*.

Our readers will remember the write-up of that convention which appeared in *AMAZING STORIES*, and will recall that it was held in honor of Frank R. Paul, the grand old artist of science fiction. This year, Edward E. Smith, Ph.D., will be honored for his classic novels of the past ten years, especially the famous "Skylark" novels.

Fan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o meet famous authors and editors, and to further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favorite literature—science fiction.

THE TIME
September 1st—2nd
First Session, 10:00 A.M.

THE PLACE
Hotel Chicagoan
Madison Street
near Dearborn

THE PEOPLE
Fans, Authors, Editors
The Man from Mars

THE WATCHWORD
Come and Enjoy Yourself—Everything Is Free

Free

Original Illustrations from *AMAZING STORIES* and *FANTASTIC ADVENTURES*
Will Be Given Away Free to All Fans Who Sign the Convention Register

105

世界科幻大会每年会设立一个编号，而如果一座城市曾多次举办世界科幻大会，则还会设立二级编号。已召开8次世界科幻大会的芝加哥在官网发布了简要的Chicon历史供感兴趣的科幻迷阅读，地址为：<https://chicon.org/home/about-worldcon/about-us/chicon-history/>。

科幻教学：大学内的推想媒体 Teaching SF: Speculative Media at the University



在这组讲座中，三位教授分享了他们在大学里教授科幻小说和推想小说的经验，讲座重点在于SF作品如何帮助学生开辟新的探索途径，并像谢里尔·文特所说的那样，成为“干预世界”的工具。本次会议将讨论SF漫画和电影、互动媒体创作和流派以及《神秘博士》，借此探讨如何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干预”能力。

追忆厄尔·默文·科尔沙克 Remembering Erle Melvin Korshak



厄尔·M.科尔沙克是史上第一位“头号科幻迷”，其终身粉丝的身份一直持续到近年去世。他是1940年芝加哥世界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前15届世界大会的拍卖官，也是一家早期科幻出版社的创始人，以及著名的流派艺术收藏家。厄尔被安排为本届世界科幻大会的第一位科幻迷GoH。我们将缅怀和纪念厄尔的非凡人生和对科幻领域的影响。



图中最右为科尔沙克

有关世界科幻大会竞标的一切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Bid for Worldcon

◎

你如何选择一个地点？你如何组建员工？你需要多少启动资金？这个小组将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包括在提出世界大会申请时，你可以利用哪些资源。

为粉圈守门

Gatekeeping

◎

对于那些不合群的人来说，粉圈往往被认为是一个远离外界的避难所，在其中我们可以做自己。但是，在不同的粉圈空间里，谁能算作“我们”，这种界定又是如何将其他人拒之门外的？小组成员将讨论粉圈中棘手的守门史，也将分享为了扩大粉圈对“我们”的默认定义，反对试金石测试，摒弃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以上内容对科幻圈也适用，对国内的科幻圈特别适用（狗头）。

锁好门：把白人至上主义拒之门外

Barring the Door: Keeping White Supremacy Out

◎

白人至上主义者一直在渗透到粉丝团和神话空间——尽力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有限的观点是普适的，并扭曲符号和人物来适配他们的理念。这对创作者、粉丝和从外部观察我们空间的有色人种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保持我们的空间不受白人至上主义的毒害？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但我们需要迎难而上，以保持我们社区的健康。

以美国为语境，在批判“身份运动”时，应当记住：白人也是一种身份，所以有关身份运动的话语同样适用于白人自身。这对剥除“政治正确”滤镜，深入理解欧美科幻和欧美科幻圈的现状有很大帮助。



志愿者是有限资源 Volunteers Are a Finite Resource

◎

任何SFF活动都是靠志愿者来运作的，与那些只在现场或虚拟的活动相比，走混合型路线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将与志愿者和志愿者协调人讨论如何招募、保留、尊重和奖励那些使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这样的活动办成的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每届世界科幻大会都会有各种不同身份的科幻迷群体的夜间聚会，可以说是大会包容性的集中体现之一。本届大会能线上参加的包括无神论科幻迷聚会（Atheist Fan Gathering）、犹太科幻迷聚会（Jewish Fan Gathering）、大会第一夜聚会（First Night Social）、LGBTQIA+ 聚会（LGBTQIA+ Elder Meetup 和 The Family We Choose，分别面向不同年龄段）、穆斯林科幻迷聚会（Muslim Fan Gathering）、非白人科幻迷聚会（The Infinite Table）、异教科幻迷聚会（Pagan Fan Gathering）和残障科幻迷聚会（Gathering for Disabled Fans）。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也应该会有一场聚会，但似乎无法线上参加。

Part 6 主题讨论

主题讨论是历届世界科幻大会日常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届大致可以细分成地域性介绍、专题分析、科幻史回顾、科幻的未来四大部分。其中，专题分析除了近年数量颇多的族裔和性别议题外，很多都侧重于澄清刻板印象。

亚裔SFF现状 The State of Asian SFF 类型：地域介绍

◎

经FIYAHCON许可，我们将继续进行亚裔SFF现状的年度系列报道——我们过去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怎样才能达到目标？亚裔作家、经纪人、电影制作人和出版商将会就亚裔创作者在科幻和奇幻类型方面的趋势、挑战和机遇发表意见。

参与讨论的嘉宾没有中国籍的，应该是以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和亚裔为主。

日本科幻和灾难性事件 Japanese SF and Disastrous Events 类型：地域介绍

◎

包含两场报告，其一是巽孝之的《在后COVID-19时代重读小松左京的〈复活之日〉》，其二是保罗·普莱斯的《有关人类温柔末日的日本动漫故事》。

《复活之日》今年刚刚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可配合本场报告食用。



狼人的侵权行为和亡灵的缴税义务
Werewolf Torts and Undead Tax Liabilities

类型：专题分析



藉由超自然法律和税收假设，加入我们的喜剧冒险！如果你想知道鬼魂是否可以在法庭上作证，或者你是否可以在报税时将你的僵尸军队作为受抚养人，这就是你的小组。

解构性科幻创作中近年比较流行的做法，相比硬邦邦的科幻性故事新编，会更值得参考一些。近年这方面的有趣作品频出，比如娜奥米·克雷泽的《造龙记》或杨雅君的《放逐》等。

有关我的职业，科幻都瞎扯了什么
What Science Fiction Gets Wrong About My Profession

类型：专题分析



加入我们的专业小组，他们将概述考古学、语言学、计算机编程、空间科学和工程在科幻小说中的描述，以及这与他们实际的平均工作日有什么不同。

写好“赛博”

Getting the "Cyber" Part Right

类型：专题分析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科幻小说中都无处不在，但大多数科幻小说并没有以深入或科学的方式关注它，常常使用古老而不准确的套路。哪些作家善于传达有关实际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有趣内容？我们最喜欢的准确/有见地的关于人工智能、程序员和技术支持的例子都有哪些？

近年国内赛博朋克作品大火，但以职业程序员的视角审视它们，会发现对相关科学技术的书写几乎没有很像样的，而且一些情况下作者还会洋洋得意地吹嘘一些刻板印象，着实令人挠头。以上两场对谈建议配合食用。

拓展“完美身体”的概念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Perfect Body

类型：专题分析



随着电子游戏慢慢开始支持更多样的化身（Avatar），随着医学科学发明了新的安全的身体改造方法，我们经常发现自己仍然陷在哲学的杂草中，无法决定哪些身体是好的，哪些不是。从对跨性别者的偏见到肥胖恐惧症，我们仍然不善于认识到身体的全部内在美。SFF如何帮助我们拓展我们的观念，让我们接纳自己的身体，因其所是，且因我所欲之？

“神奇黑人”的问题所在

The Problem with the "Magical Negro"

类型：专题分析



虽然“神奇黑人”的概念并不新鲜，但评论家斯科特·伍兹最近将斯蒂芬·金对这一特例的使用纳入了批评视野，探讨了作者如何在认为自己进步的同时仍然使用种族主义的套路（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jRGSwUyg>）。但金并不是唯一误用黑人角色的作家。以伍兹的讲座为跳板，我们将会探讨：为什么这种套路会持续存在？如何处理有问题的作品？如何识别和呼唤其更微妙的表达方式？



1946：佳酿之年
1946: A Vintage Season For SFF
类型：科幻史

◎

当世界开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时，SFF的作者们正在努力探讨原子能的未来。从陈·戴维斯到C.L.穆尔，哪些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些作品在今天又是如何继续影响这个类型的？它们是如何反映、回应或无视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挑战的？

一个与国内建国后17年科幻创作相关的议题。

推想小说的麻烦历史
The Problematic History of Speculative Fictions
类型：科幻史

◎

SFF和恐怖小说流派中充斥着各种问题人物。洛夫克拉夫特、坎贝尔、齐默·布拉德利、罗琳，他们跨越了这些流派的现代历史，是理解这些流派如何发展成今天这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的偏见和其他不公正的持续影响体现在何处？我们在看待老作品时，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继续前进，以确保一个更加温馨和包容的未来？

还是那句话，辩证看待历史功过，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这句话对天平的哪一侧都适用。



《危险景象》和《新世界》：新浪潮科幻的起源和影响

**Dangerous Visions and New Worlds: The Origins and Influence of New Wave
Science Fiction**

类型：科幻史



雨果奖提名书《Dangerous Visions and New Worlds: Radical Science Fiction, 1950 to 1985》的三位作者将讨论“新浪潮”科幻小说的起源和影响，这批小说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并在70年代主导了类型科幻。对谈将集中讨论三位关键的新浪潮作家，菲利普·迪克、朱迪思·梅里尔和塞缪尔·R.德拉尼，他们与美国和英国的激进文化和政治潮流的互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反映在他们的书和生活中。

目前全书看了三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对国内已有的西方科幻史的革新。重要贡献有三点，其一是细致梳理了每一位所谓的“新浪潮代表作家”各自的关怀、特质和贡献，其二是梳理了各种新浪潮内部流派之间的关系和动态，诸如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三是点明了这一运动的政治色彩，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上，也体现在日常的对话上。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运动同黄金时代科幻之间的矛盾绝对比我们想象得更尖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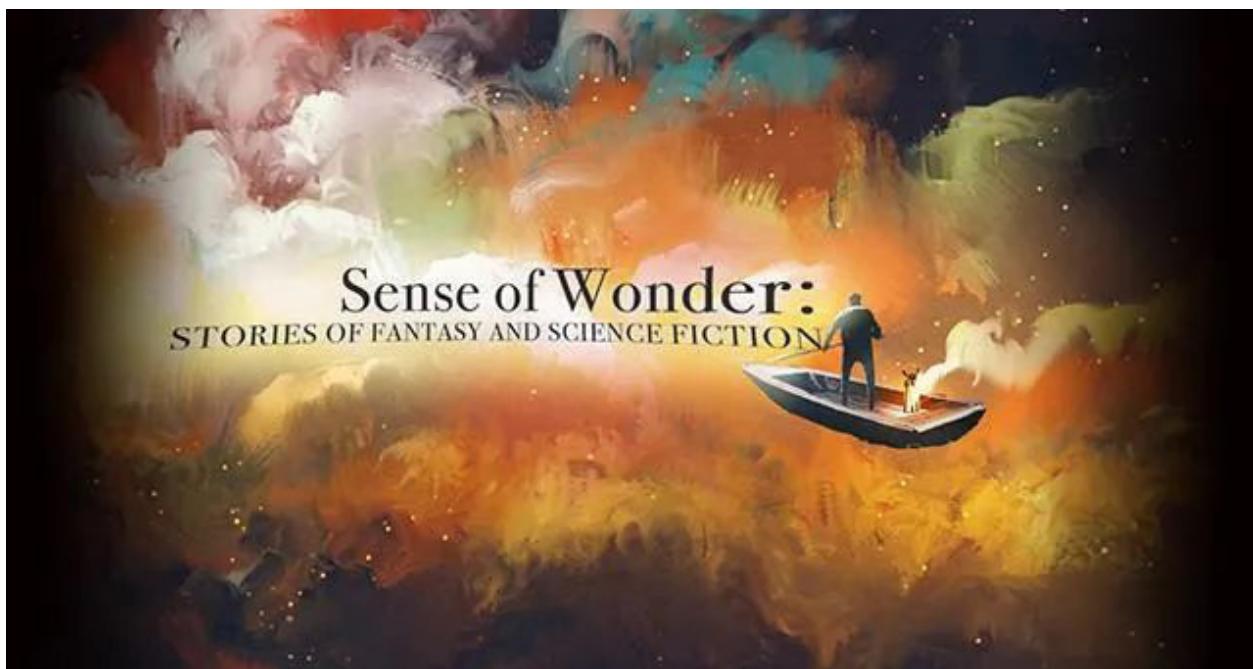
科学：科幻惊奇感的核心

Science: The Core of Science Fiction's Sense of Wonder

类型：科幻的未来



科幻向观众展示了令人惊奇的东西，但科幻故事与其他奇幻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假设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某处或某天。这是科幻的关键优势之一，但也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优势。有哪些利用科学现实来传达敬畏和惊奇感的小说的好例子？本场对谈试图给出一些答案。



时间的行进
March of Time
类型：科幻的未来

◎

有些东西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很有未来感，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就被现实超越了。《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进取号”上有一台存储量为TB的计算机。当存储以MB为单位时，这听起来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今天的服务器在《星际迷航：下一代》所设定时代的几百年前就有TB级的内存和多得多的存储的。我们如何避免这么快就落伍而又不至于让当代观众觉得不可信？这有可能吗？

混合、模糊并蒸发类型
Blending, Blurring, Evaporating Genres
类型：科幻的未来

◎

太空中的龙？魔法机器人？推想小说一直拒绝被限制在严格的边界之间，流派混搭和交叉现在是一个常见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对每一种类型的期望是如何变化的？当“书店的货架分类”不再是一个主要关注点时，流派又将如何继续变化？

超越两位坎贝尔：新的故事形式和故事结构
Beyond Campbell and Campbell: New Story Forms and Structures
类型：科幻的未来

◎

传统的三幕结构和“英雄之旅”曾经主宰了SFF领域，至少在西方市场是这样，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简·艾莉森建议，故事不一定要有弧光：它们可以“蜿蜒、螺旋、爆炸”。非西方的故事格式，如“起承转合”，正在SFF相关领域获得突出地位，而希望朋克的发展正在令流浪汉小说和其他戏剧性结构重获新生。用不同形式讲故事的利弊和可能性是什么？

此处的坎贝尔指的是科幻编辑小约翰·W·坎贝尔和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坎贝尔，后者的代表作《千面英雄》常常被视作经典写作指导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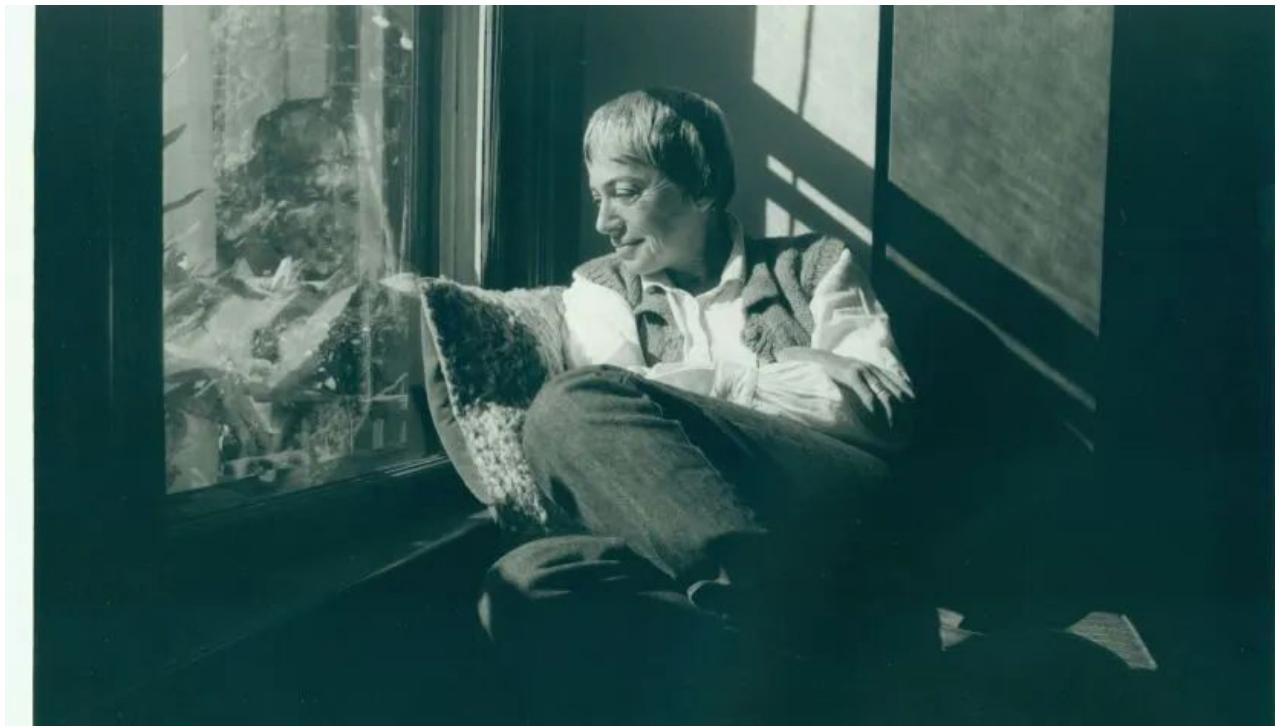


超越左手，超越使女的故事
Beyond Left Hand, Beyond Handmaid's Tale
类型：科幻的未来

◎

人们不断地重新发掘勒古恩和阿特伍德的性别探索作品的价值，这很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将看看被忽视的早期作品和新作家在大胆的新方向上的表现。“性别瘟疫”和其他本质主义陈词滥调的危险是什么？哪些令人兴奋的当代作品正在使用SFF工具来探索和扩大我们对性别和性的定义？

以上两场或许可以分别被视作是对黄金时代和新浪潮时代的超越性探索——没错，如今已经是2022年了，即便是新浪潮运动，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我们需要一些更新的东西。



Part 6 艺术

平心而论，世界科幻大会每年的艺术类对谈都比较平庸，2019年的某场噱头很大的数字艺术主题对谈实际上却是对数码艺术创作工具使用大吐槽（比如吐槽Photoshop的滤镜不好用）。总的来说，在这方面，大会的艺术作品展览和市集可能更值得去参加和观看。

使用非同寻常的材料 Working with Unusual Materials

◎

当我们想象艺术时，大多数人想象的是电影、油漆或粘土等媒介。但如果你从巧克力、植物或垃圾中找到灵感呢？来听我们的创作者小组讲述他们最喜欢的非常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需要什么特殊的技术，以及如何开始自己的创作实验。

绘制不可名状之物 Illustrating the Indescribable

◎

从洛式恐怖到抽象的情感，为并不打算被视觉化的东西找到合适的视觉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小组将讨论将描述与意图分开的方法，并确定如何设想抽象的东西。



Part 7 科技人文

与上面的主题讨论不同，科技人文更多指向现实中的当下和未来，而非科幻作品本身。有趣的一点在于，除了主题讨论外，大会在这方面还提供面向学术新手的指导，在本届大会上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PhD入门指南（两场So You Want to Get a PhD），还有人带你读论文（Improbable Research Dramatic Readings），并告诉你怎么去申请学术奖学金（Getting Into Academic Scholarship on Genre Fiction）。

真实的太空大战 Real Space Combat

◎

太空战斗在科幻小说中很常见。如果我们使用合理的技术并遵守物理学和热力学的限制，它实际上会如何运作？一艘飞船能跑多快？“快”在天体物理学背景下意味着什么？激光、粒子束、动力学、导弹、核弹是否有效？你如何隐藏，如何寻找？对于一艘战舰来说，什么尺寸是最好的，什么限制了太空飞艇的规模和能力？

在欧洲的另一场类似话题的对谈上，罗伯特·伊巴图林受到启发创作了《玫瑰与蠕虫》，该书今年刚刚引进国内，噱头也是“真实的太空大战”，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古城与未来城市设计 Ancient Cities and Futuristic Design

◎

古代文明是如何处理城市生活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卫生设施、土地使用和街道设计的解决方案中学到什么，他们能否帮助启发未来的公民设计，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世界中？

废除运动与我们的未来：想象一个没有警察的世界 Abolition and Our Future: Imagining a World Without Polic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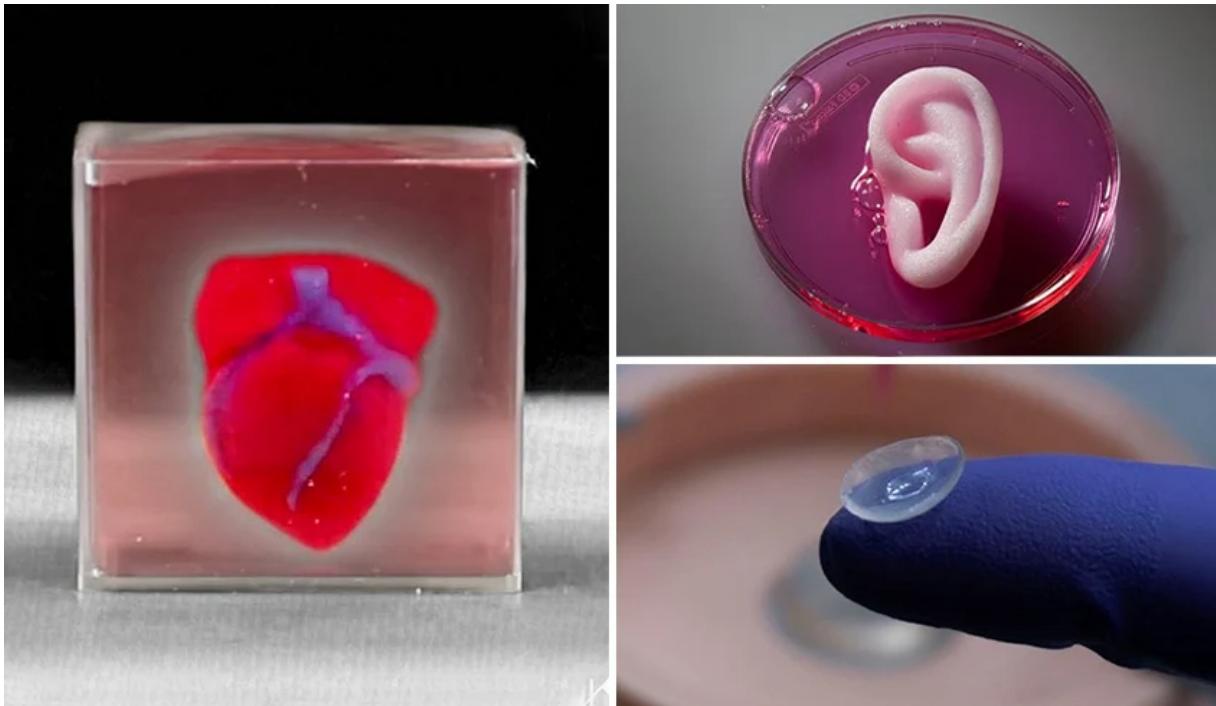
自从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以来，支持废除警察和监禁制度的呼声已经大到足以得到政治上的反击。如果废除死刑成功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求助于SFF来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并设想一个没有警察的未来。

非常大胆的对谈，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猪心与打印器官：医药的新疆界 Pig Hearts and Printed Organs: New Frontiers in Medicine

◎

2022年初，医生进行了首次异种移植手术，为一名患有末期心力衰竭的男子提供了经过基因调整的猪心脏。对人工子宫、3D打印器官和基因疗法的研究仍在继续。来了解医疗技术的新情况，以及即将到来的情况。



一技出，万事变 A Technolog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

有时一项新技术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汽车、避孕药或智能手机。我们的小组讨论了那些产生巨大涟漪效应的发明，以及它们与那些没有产生涟漪效应的设备有何不同。

人权的未来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同时也是一个面临更大环境和政治压力的世界。最近全球民主程度的下降（美国本土也不例外）清楚地表明，没有人可以把他们的人权视为理所当然之物。这场对谈将讨论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哪些目前未被承认的人权可以得到促进，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在太——空——种地 Plants in Spaaaaace

◎

一段人类在几乎无望的环境中从事种植活动的历史。



寻找不合规的女性 In Search of Non-Conforming Wome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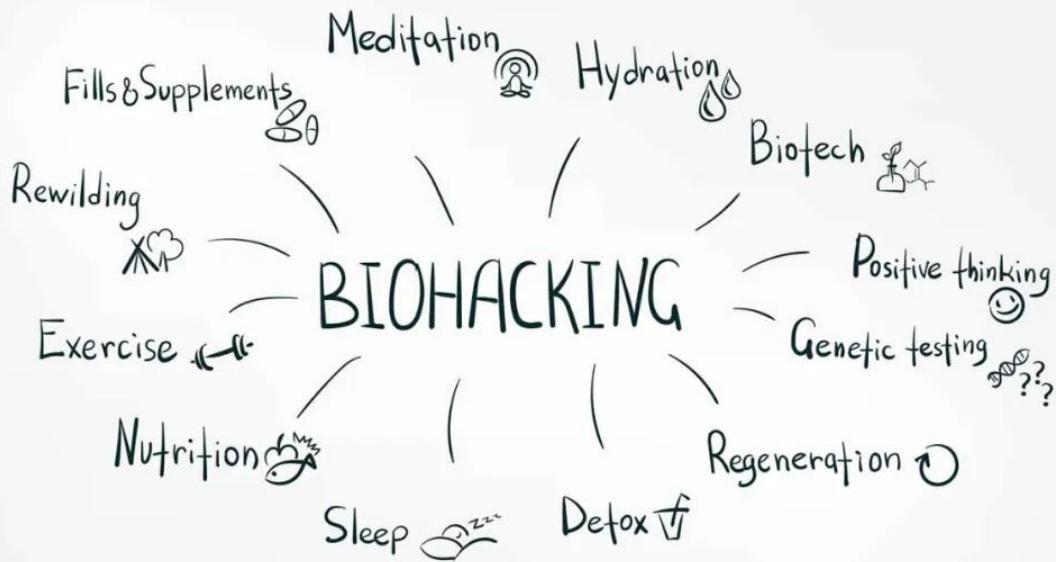
“理想女性”的概念指的是拥有一切的女性——她们不仅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婚姻和聪明的孩子，还有时间保持房子一尘不染，做健康的饭菜。这个概念很成问题，至少很狭隘，但它经常会在小说中找到安身之所。让我们来谈谈我们最喜欢的虚构女性，她们并不是完美的典范，她们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得成功和幸福。

合成生物学和“生物骇客” Synthetic Biology and "Biohacking"

◎

合成生物学旨在创造适应特定目标的生物体，无论是夜光花、生产稀有药物的细胞，还是作为生活家园的建筑生物体。从自己动手的生物骇客到专业的生物学家，人们已经在把合成生物学带入生活。该小组将讨论现在可用的技术，合成生物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危险和道德隐患。

除了上一期的评论中提到的内容外，短篇小说组的作品还展现了通过结构创新来扩充表达空间的倾向。如果说这是受限于篇幅而做出的努力，那么短中篇小说则天然拥有更宽广的空间，以让作者更加轻松地完成自己的叙事和表达。



以上便是线上可以参加的全部亮点活动。个人认为，参加世界科幻大会除了展示自我外，也是一个交流学习、开拓视野的过程，因此挑选的活动更偏向与往届有别的那些。去年为成都投过票，并线上参过会的科幻迷们今年也可以继续参加，除了了解全球动态和边疆外，也算是为来年的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做准备了。

(完)

在冷湖与火星相会

2022年12月31日发表于《旅行星球》第68期“中国科幻与太空”专号

百度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share/init?surl=irwelFG1D7Ntk3fFE-_alg

提取码：hp13



An Encounter with Mars at Lenghu

在冷湖与火星相会

Author: Arthur Liu 作者：天爵

Translator: Shaoyan Hu 译者：胡绍晏

导语

冷湖位于中国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地处大柴旦和茫崖行政区之间，在20世纪50年代，曾因石油资源的发现而兴旺一时。石油资源枯竭后，其经济支柱逐渐转向采盐业和旅游业。因当地环境荒凉清净，地貌酷似外星世界，近年，冷湖地区逐渐成为天文爱好者和研究者的聚集地：早年，有陨石猎人来此收集藏品；2017年，在俄博梁地区出现了火星科学实践基地兼主题旅馆“火星小镇”；次年，八光分文化公司设立了冷湖科幻文学奖，吸引科幻作家撰写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科幻作品；2021年12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青海省科技厅和青海省海西州人民政府决定将赛什腾山选作青海冷湖天文基地的台址……种种迹象都表明，此地正在变成人类观察外星世界的前哨站。本文是一篇科幻作家的冷湖游记，记述了作者于2021年10月在当地的见闻和感受。

Introduction

Located in the Qaidam Basin of Qinghai Province, China, Lenghu sits between Da Qaidam and Mangnai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anks to the discovery of oil reserves in the area, it flourished in the 1950s, but when the oil fields dried up, its economy gradually shifted to salt mining and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Lenghu has become a gathering place for astronomy enthusiasts and researchers because of its barren, lifeless scenery that resembles alien landscapes. At first, there were meteorite hunters coming to search for new items for their collections. Then, in 2017, a Mars Science Base and a "Mars Town" themed hotel appeared in the Obo Liang area. In the following year,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e began to host the Lenghu Science Fiction Writing Contest, drawing attention from science fiction authors, encouraging them to write stories featuring local elements of the Lenghu area. In December 2021,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Qinghai Provincial and the Government of Haixi Prefecture decided to choose Mount Saishen as the site of the Lenghu Astronomical Base. All those signs suggest that this



基地

抵达火星小镇时，已是下午。下车时，司机说，一会要抓紧，不然追不上太阳。

司机姓杨，本地人，部队退役，比我小一岁，但看上去老练太多，甚至结了婚，一路上叫我哥，叫我的旅伴姐，令我们万分困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与小镇遥相对望的俄博梁雅丹城，身份是游客兼科幻作者。向导去办进城手续，我们留在车上，纾解每小时70公里的戈壁急行军遗留的晕眩。

停车场旁边就是火星小镇的舱房阵列了。我们前些天已经来过这里——所谓的小镇，实际上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旅馆，前后大门距离营地均有近一小时的车程。舱房用集装箱改造成银白色的金属胶囊，一间一晚差不多要花费2000人民币，断绝了我一探其内部陈设的念想。

旅馆筹办于2017年，将火星的地貌同青海广袤的戈壁风光联系了起来。次年，负责人和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了长期合作。此后，每年

place has been turned into an outpost to study extraterrestrial worlds. This article is a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travelogue, which describes what the author saw and felt in the Lenghu area in October 2021.

The Base

It was late afternoon when we arrived at Mars Town. When I got out of the car, our driver said that we had to hurry up, or we won't be able to leave the desert before sunset.

The driver's family name was Yang. He was a local, retired from the army, and one year younger than me. But he looked way too seasoned, and even had been married. Along the way, he called me big brother and my travel companion big sister, which made us feel awkward. Our destination was the Yadan landform located not so far away from the Obo Liang town. For this trip, we were tourists and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When the guide went to handle the formalities to enter the Yadan area, we stayed in the car to ease the dizziness caused by travelling through Gobi at 70 kilometers per hour.

Next to the parking lot, there was an array of cabins that belonged to Mars Town. We had been here a few days ago—The Town was in fact the only hotel within a hundred kilometers and its front and back entrances were about one hour's drive from the main complex. The cabins were silvery metal capsules converted from cargo containers. The rental price was about 2000 Yuan per night, which put me off want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interior furnishings.

The hotel was opened in 2017, advertising and operating around the idea that the vast Gobi Desert in Qinghai held some similarity with the landscapes of Mar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handler of the hotel reached an agreement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Chengdu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which was known for publishing science fiction books. Since then, every year, the publishing house would invite sci-fi writers to come here for group study and inspiration. (Having missed the window period, I had to make the trip by myself.) The organizers would call for SF stories with specific themes, giving out prizes for distinguished works and publishing them in anthologies. So far, they have hosted the writing competitions for four years. In the hall for guests to take a short rest, there were some scripts on exhibition, which were stories created by well-known authors during their stay at Lenghu, and some of the most remark-

都会有科幻作家应这家著名科幻图书公司的邀请，成群结队来这里采风学习（我因未赶上窗口，只得自行前来）。同时，主办方创设了专题征文，发布赏金，悬赏优秀作品，结集出版。征文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给过客歇脚的大厅里，如今仍然摆放着那些成名作家们为此地写下的篇章，精彩段落甚至被刻在了屋外的金属牌上，和勘探地震和测算天文的装置肩并肩放在一起。可是有闲情阅读它们的游客并不多，或许是因为此地的景色比科幻小说要更梦幻吧。那时，我摆弄着展柜上的天球仪，百无聊赖地翻阅着已然烂熟于心的《灵魂游舞者》^[1]，看着窗外空地上穿着宇航服拍照留念的人们，如此思忖。

向导很快就回来了——或许是因为星球上正在肆虐的瘟疫，此地的旅游业大幅缩水。人少，原本的定期科学培训也自然叫停了。

我们正要走，忽然一个人拦在了车前。他的神色有些不安。向导摇下车窗，那人说他的SUV不符合越野规格，不能进山，能不能载他一段，送他去跟大部队碰头。

他要去硫磺湖，一个在旅游网站上广为流传，但尚未被开发的野外景点。

“你们说的算，带不带他去？”向导回过头问我们。

我看看旅伴，她也看看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或许是觉察到我们的不安，向导摇摇头，说硫磺湖我们不熟，单车进山，怕耽误时间，说完便升上了窗户。

我们这才松下一口气。

able passages had even been engraved on metal plates outside the house, sitting alongside the devices for detecting earthquakes and measuring astronomical bodies. But not many tourists bothered to read them, which most likely was because the scenery here was more akin to dreams than sci-fi stories. Out of boredom, I played with the celestial globe on the display counter, read the familiar text scripts of "Soul Dancer", a story written by Duan Ziqi that had won 2nd Award of the 1st Lenghu Award, and looked through the windows at people in spacesuits posing for photo shoots in the open space outside to commemorate their journey. A short while later, our guide came back.

The planet wide pandemic probably made the tourism in this area shrink significantly. The regular scientific training programs must have been suspended due to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ile we were about to leave, a man suddenly came to the front of our car. He looked a little upset. When our guide rolled down the window, the man said that his SUV was not good enough for a trip across the wild mountains. He asked if we could give him a ride and send him to meet up with his group. He was heading to Lake Sulphur, a scenic site popular on travelog websites but not quite exploited.

"What do you say, should we take him or not?" our guide turned back to us and asked.

My travel companion and I looked at each other. For a moment, we did not know how to answer. The guide might have sensed our uneasiness. He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that we were not familiar with Lake Sulphur, and that he worried about delays, especially since we were a single vehicle travelling alone in the mountains.

We were relieved.

To ensure a safe trip, we had signed up for a group tour in the first place. Bu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t ended up with three people in one car. In the wil-



此番出游，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报了旅游团，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最终全团却只有三人一车。在网络信号都尚未全面覆盖的荒野里，节外生枝，引发事故，是我们最不想遭遇的事。

壮绝的风景和环生的险象。是为我对青海冷湖——这片号称火星镜像的土地的整体印象。

荒原孤岛



地桩沉降，前路大开，我们碾过入口处的钢板，发出巨大的声响。

“您已超过行星管理局设定的限速。”

过了一会儿，车载AI说话了。进入俄博梁城需要携带定位平板，用作导航和讲解，并根据预设的路线和速度来约束越野车的行进。平板内自带语音助手，发出的声音像是日本动画中的机器人，刻意在冷冰冰的话语中加入情感要素。它坚持不懈发出的警告成了全程中最大的笑话——如今已经入戏的我们已然置身于火星，为什么还要遵守形同地球交规一样的法则？周遭的荒原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此处的火星大陆已不是旧日的那颗荒芜的红色星球，四处可见人类文明的痕迹，尤其是工业系统的造物，而法则自然也随之而来，以保护访客的人身安全。

探险者则需要为自己的越界行为负责——没过

derness not fully covered by network signals, running into unexpected trouble was the last thing we wanted.

Stunning scenes and treacherous environments, those were my overall impressions of Lenghu—a land allegedly known as the mirror image of Mars.

An Island Surrounded by Wasteland

We ran over the steel plate at the entrance and it made a loud noise while settling into the earth. Then, the road widened.

"You have exceeded the speed limit set by the Planetary Administration Office." A short while later, the AI on-board began to speak. To enter the Demonic Town of Obo Liang, you must carry a GPS tablet for navigation and information. It would also guide the car according to the preset routes and speed limits. The tablet came with its own voice assistant that sounded like a robot from Japanese animations, fastidiously infused with emotions while remaining cold. Its persistent warnings became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of the whole journey—now that we were already on Mars, why should we follow the same traffic rules on Earth? Maybe the surrounding wasteland could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Mars-like landscape here was not as desolated as the old Red Planet. You could see sig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erywhere, especially industrial artifacts. As it might be expecte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visitors.

In the meantime, the tourists had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own action of trespassing—it wasn't long before we came across such a group. The rain a few days ago had made the sloppy salt flats as soft as Napoleon cake. Their car had plunged headlong into its own ruts shortly after turning away from the main road.

The wilderness never seemed to be shy about showing its hostility.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there was a wordless tension pervading everything. A disorientation of time was rippling through the surrounding area: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electricity towers, telecom base stations, electrical substations, highways, road lamps, gigantic windmills, and the solar power tower that might pass for God's miracle...human civilization was edging into everything unstoppabl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lace was mostly untraversed, making the miracles look like ancient relics.

This seemed to speak something about the coloni-

多久，我们就遭遇了这样一群人。前几日刚下过雨，令稀松的盐碱地如拿破仑蛋糕般酥软。他们的车刚离开主路，便头一栽，陷进了自己的车辙里。

荒原似乎从不吝于表露自己的敌意。放眼望去，四处弥漫着一种无言的紧张。在周遭的大地上，一种奇妙的时间错乱现象正在持续上演：一方面，电塔、通讯基站、变电站、公路、路灯、巨型风车，乃至神迹般的光伏发电塔……人类文明正在势不可挡地四处急行军；可另一方面，此地却鲜少得见人烟，以至于神迹看上去就像遗迹般苍老。而这似乎也揭示出火星殖民的某些真相：在最开始，存活下来的只有冰冷的垦荒机器，在红色星球表面扎根、耕耘，与之融为一体。而人类则只是机器与荒芜的战争中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舍弃天真，以抵御冷酷。

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向火星之未来繁荣的风光也暗含末日的预兆。事实上，在冷湖镇东南方约20公里处，就存在着一处先民的遗址。20世纪下半叶，到此开采石油的工人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属，将作业基地改造成两座完整的城镇，可后来却因为资源枯竭而不得不全员撤离。如今，从断壁残垣中仍然能够依稀分辨出昔日的生活气味——百货商场和



zation of Mars: in the beginning, only the grim terraforming machines could survive, taking root on the surface of the red planet, ploughing and sowing, until finally becoming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Humans would be mere dust in this battle between the machines and the desolation. In order to survive, to withstand the cold reality, they must get tougher.

In this sense, the implications of a prosperous Mars in future might also suggest some potential doom. In fact, there was an old ruin lying about twenty kilometers southeast to the town of Lenghu.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borers who came here to extract crude oil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nd turned the operation sites into two comprehensive towns. Later, when the oil was depleted, they all had to leave. Today, the signs of the old lives were still discernible through the broken walls—doors of the department store and Bank of China stood out prominently, seats and lighting cables spread out across a deserted theatre hall, withered stumps in a plant nursery suggested a once verdant grove or perhaps an orchard, there were even some posts and notices on the walls of single-storey buildings pointing to private booths hidden in the alleys... This place made me remember Walter M. Miller Jr.'s *A Canticle for Leibowitz*. But even those ruins insinuated some hospitality, because the landscape beyond was an endless emptiness. Unlike the rolling dunes in a sand desert, there was utterly nothing on the horizon of the Gobi. It was as blinding as Michael Ende's fantasy kingdom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wherever you look, there was only blue above and earthy gray underneath, without anything for the eyes to focus on.

Faced with such a setup,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intimidated and depressed for no reason.

The stranded BMW was screaming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ad. In the distance, the shadow of the Demoniac Town grew longer. People were talking nervously beside the car, looking for rescue. I was anxious. They sounded so loud, and I just wanted to get away as soon as possible.

In any case, the only rescue equipment we had onboard was a sapper shovel.

"Let's move on. At any rate, everyone coming in here has a tablet. With the preloaded network connection, they can call the visitor center for help."

"Well, that makes sense."

The driver nodded and restarted the engine.

Our field of view bumped up and down. As it hap-

中国银行的门楣依然显眼，剧院中仍能看到座椅和照明用电缆的分布情况，苗圃中残余的枯桩曾经暗示此处存在着一片密林，或许是一片果园，平房的墙壁上甚至还能看到指向隐藏在小巷中的私家店铺的标语和告示……来到此处，我不由想起小沃尔特

·M. 米勒的名篇《莱博维茨的赞歌》。可就连这样的断壁残垣也令人感到亲切，因为废墟之外的风景乃是一望无际的虚空。与高低起伏的沙漠不同，戈壁滩的远景是彻彻底底的无，是米切尔·恩德笔下濒临崩溃的幻想国的致盲终景：目之所及，上边一片蓝，下面一片土灰，甚至无一物可供瞳孔依附。

面对这样的风光，我不由得胆怯起来，并且无法由地感到沮丧。

搁浅的宝马正在路基下方嘶叫。远方，魔鬼城的阴影正在变得越来越长。人们在车下紧张地交谈着，寻求救援的机会。而我却烦躁起来，只觉得他们吵闹，想尽快离开这里。

况且，我们的车载救援装备只有一杆工兵铲。

“先走吧。反正进来的人都拿着平板，这里面有网，直接跟游客中心呼救就是了。”

“嗯，也是。”

司机点点头，重新启动了引擎。

视野上下摇摆。恰好又起风了，四周弥漫着黄褐色的烟，和石砾抓挠金属的沙沙声。我又想起儿时读过的一篇张天翼的小说，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文中的地主末了说过一句话：我做人失败了。

盘古时间

进入俄博梁主城区，风景逐渐壮阔起来，就好像舍弃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方能看到大自然显现出的蓬勃的生命力。

俄博梁为雅丹地貌，四处耸立着巨大的岩柱，靠近观察，会发现上面有层层叠叠的纹理，一层黄，一层绿，一层黑，中间夹杂着纤细雪白的云母脆片。未能同行的友人曾经把它们描绘成遭到废弃的宇宙飞船，而迫降在此的火星遗民则渐渐融入了

pened, the wind was picking up, filling the air with brownish dust and the sound of gravel rustling against metal. It reminded me of a novel by Zhang Tianyi that I had read in my childhood. I did not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book, but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he landlord had said: I failed as a human being.

Pangaea Time

As we entered the main body of the Obo Liang area, the view became more impressive, as if nature only showed its vigor when you gave up your dignity as a human.

In the Yadan landscape of Obo Liang, there were huge rock pillars standing everywhere, which, upon close examination, were composed of layers of yellow, green, and black textures, with flakes of snow-white mica chips embedded in between. A friend who had not managed to come with us this time once depicted the rock pillars as abandoned spaceships, while the Martians who had landed her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hard-working local settlers, assimilated, and eventually moved out to every corner of the country (the story was submitted to the writing contest mentioned above, but did not win any prize). That story had a similar flavor as *The Martian Chronicles*, and it wouldn't be too incongruous if they were presented side-by-side. This place would have felt familiar to Ray Bradbury if he were to have seen it.

Once we were in the Yadan forest, the AI guide began to mechanically read out the introductions of the Olympus Mountains on Mar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row upon row of earth mounds lined up westwards, like the lumpy hunks of great whales swimming in the ocean. At that moment, in that place, time had become part of the geological history, with an eternity associated with the riverbanks of the Milky Way depicted by Miyazawa Kenji, or the space voyage cycles by Walter M. Miller—the history of mankind repeating itself among the stars, and these bare rock formations only showed a fragment of it. Past and future had been intertwined into one, overlaying each other, clicking into place like the staggering teeth of some canine beast ("The Big Hunger" by Walter M. Miller Jr.).

According to geologic theories, millions of years ago, during the time of Pangaea—the supercontinent—this area had been in the middle of a vast ocean, and all the land you could see from here

艰苦创业的垦荒者当中，缓慢同地球人同化，迁向国家的四面八方^[2]。小说颇有《火星编年史》的味道，就算与之放在一起，也并无明显的违和感。雷·布拉德伯里若是见到此处，也会感到亲切吧^[3]。

进入雅丹森林后，AI向导开始照本宣科，播送火星奥林匹斯山的相关信息。

而在山脚下，鳞次栉比的土丘拱起身躯，鲸鱼般自东向西匍匐游去。此时此地，出现了一种地质化的时间，像宫泽贤治笔下的银河河岸，又像米勒描摹的航天周期律——人类的历史在群星间自我重复着，而裸露的岩层只是暴露出其中的一个个片段，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犬牙差互，交错重叠^[4]。

依照地质学解释，千万年前，盘古大陆犹在时，此地尚是一片汪洋，所有目之所及的土地都是海床的一部分。后来大地隆起，形成高原，海洋干涸，海床龟裂，又经过风吹日晒，方形成今日的景色。古生物曾在此地上方巡游，互相吞食，排泄，死后尸体沉降，分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我们与祖先的身体就这样通过物质循环联系在一起。

人类的出现让时间的交融变得更加丰富：失落的古国将陵寝埋在沙子下面，工人们在远古海洋最后的遗迹上建起了雪白的盐场，文化工作者们正在将外星球的风光投射在此，游客们留下的塑料垃圾则散落其间。多年以后的考古学家们将如何解释这些经年难灭的工业废料？它们是否会被视作盛装丰饶幻境的蓝色瓶子，被外星访客拾起，拧开，饮下其中的岁月，然后划着弧线飞向远方？

在冷湖石油小镇的废墟中，我曾找到了一座怪异的房子，内壁被粉刷得鲜红一片。2017年8月，废墟美术馆计划启动，一群青年艺术家来到此地作画，意在将这半座大宅改造成艺术场，吸引人来瞻仰前辈们的荣光。项目很快就荒废了，新生的废墟躺在了旧日的上面。而在一片荒芜之地的极东方，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正在将一颗颗卫星送进太空——中国的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便是从那里启程的。时间的景象不仅彰显冰冷的岁月，还有人们的期待、伤感和愿望。我们这些后人，则会循着这些

was part of the seabed. Later, when the land rose to form plateaus, the ocean dried out, and the sea-



bed cracked. After more years of insolation and weathering, the landform came into its current shape. Ancient creatures had once swum over this land, preying on each other, and ejecting wastes. When they died, their bodies sank and decomposed, turning into a part of the landscape. Our bodies and those of our predecessors were thus connected through the cycle of matters.

The emergence of humans had enriched the texture of time passage: tombs from the lost kingdoms were buried under the sands, mine workers opened up snow-white salt flats on the last remnants of the

痕迹去理解前人，就像我们的向导有时会从凌乱的车辙中找寻统计规律，辨认安全的方向一样。

我们循时间前行，阅读时间，也留下自己的时间。我在这里会留下什么？一些受此地启发的科学幻想？几张随手拍的照片？此时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或是日后与人提起此地时，写到他们记忆之中的只言片语？我不在以后，它们能否继续活下去，将信息传递给后代？真的有永垂不朽的时间吗？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一盘蛋炒饭

到了魔鬼城之巅，反而没什么风景可看了。我们穿过硫磺味道的烟尘，前往简易卫生间方便，远远地，在两个山丘之间看到了一座钻油井。

不紧不慢，它缓缓向我鞠了一躬。

它还活着！

我向前又走了几步。磕头机下面站着两个红色人影，看上去像是油井的维护人员。他们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正在交头接耳，说了什么，我一概不知。但我的心情却放轻松了些，因为在遍地的游客和商贩之外，我终于发现了一缕人烟。同胞的出现唤醒了身为人类的自觉，也激起了我的归属感。

“飞船矗立在一片光辉灿烂之中，岿然不动，壮丽至极。”在莱姆笔下，困在瑞吉斯3号星球上的宇航员罗翰在狂奔回着陆地点时，目睹高耸的工业造物，大抵也是这样的心情吧^[5]。

当晚，我们驶过茫茫黑夜，前往茫崖花土沟。沿途，更多的人迹开始显现，更多的生命开始自狭窄的公路向两侧绵延。巨型运货卡车在我们身边轰鸣而过；千佛崖的洞窟之外，鹤嘴形状的油泵还在昏昏沉沉地前后摇摆着。几小时后，灯光密集起来，青海石油的徽标开始愈发密集地出现在偶然闪过的建筑物上。

最终，一座活生生的石油小镇出现在十字路口。根据《冷湖镇志》和前日小镇废墟入口处的铭文，冷湖地区的油气资源枯竭后，镇上的作业人员回归集团编制，有的去了甘肃，有的去了青海。此

ancient ocean, culture developers advocated the visage of another planet based on local scenery, plastic trash left behind by tourists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place. How would future archeologists interpret the undestroyable industrial wastes that lie here in time? Would any alien visitors pick up those blue bottles filled up with fantastical visions, unscrew the lid, knock down the vintage bourbon, and then fly away in a curving trajectory? ("The Blue Bottle" by Ray Bradbury)

In the ruins of the former oil town of Lenghu, I had found a strange house, whose interior walls were painted bright red. In August 2017, when the Ruins Art Museum project was launched, a group of young artists came to work on the paintings, aiming to convert the half-fallen mansion into an artistic attraction to showcase the glory of earlier generations. The project was soon deserted, leaving the new ruins lying on the back of the old ones. However, to the far east of this desolate land lay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where artificial satellites were sent into space one after another—that was also where China's first manned space mission had launched. The visions of the past revealed not only the coldness of time, but also the expectations, sadness, and aspirations of people. Following those leads, we, as successors,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those who had walked here before, much as our guide sometimes looked for patterns in the chaotic wheel ruts to find a safe passage.

We moved along the river of time, read the signs, and left our own marks. What would I leave behind? Some science fiction ideas inspired by this place? A few photos taken casually? This essay I was writing? Or the few words that would be imprinted in the memories of people when I talked about this place later? Would they still be remembered after I was gone, passed on as messag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Was there really a time that could last forever?

Perhaps only time would tell.

A Plate of Fried Rice with Egg

At the summit of the Demonic Town, there was little to see. When we walked through a patch of sulfur-smelling smoke to use the makeshift restroom, I saw a drilling rig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hills, bowing to me in an unhurried manner.

It was still in live operation!

I took a few steps forward. Beneath the bowing ma-

处生活着的，或许就是他们的后代，说不定还有本尊。

镇上四处可见穿着鲜艳制服的职工，跟路边卖水果的摊贩亲切地打着招呼，而后者说不定也正是他们的家属。这一连串的猜想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一吃晚饭时，馆子的老板说他是从东北过来的。他的儿子在这里做工，更小一辈的孩子也在附近上学。一家老小全都生活在这里，与此地共同成长，共同老去。

与盖伊·特利斯笔下的修桥工不同，他们是家园的制造者，走的时候也把家随身带上。几年前，我给山西的一家煤矿做智慧矿山项目，当时在大山深处也曾目睹过类似的情景。不难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世界尽头的人造家园中，每天早晨，人们匆忙吃过早点，之后便穿好工装，各自出发，奔赴一线，等到深夜，再搭乘班车，自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作业站点返回营地，去和家人和朋友共度这一日的剩余时间。



chine, there were two figures dressed in red, looking like some maintenance crew. They were holding something in their hands and whispering to each other. As for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I totally had no idea. But it made me relaxed, because apart from the tourists and vendors, I finally found some real people, which awakened my self-awareness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s homo sapiens. "The twenty-storey-high spaceship that, bathed in a blaze of light, stood outlined before the paling sky. There it towered, majestic as ever in its motionless grandeur." In Stanislaw Lem's novel, *The Invincible*, when Rohan, the astronaut stranded on Regis III, was rushing back towards the landing site, and saw the towering industrial artifact, he probably felt the same way as I did.

That night, we drove through the darkness, heading for Huatugou Town of Mangnai City. Along the way, more people began to show up, more plants growing along the sides of the narrow highway and extending outwards. Large cargo trucks roared past us; beyond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 Cliff, the crane-beak-shaped fuel pump was still swaying back and forth drowsily. A few hours later, the lights became denser and the logo of Qinghai Oil began to appear more frequently on the occasional buildings sweeping by.

Finally, a living and breathing oil town came into view at an intersection. According to "History of Lenghu Town" and the inscription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ruins we passed by yesterday, when the oil and gas in the Lenghu area were depleted, most of the workers returned to the corporate establishments in Gansu or Qinghai. The people living here today were probably their children and perhaps some of the original settlers were still around.

Staff in brightly colored uniforms could be seen all over the town, greeting cordially with roadside fruit vendors, who might well be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 speculation was soon proved to be true—at dinner, the proprietor of the restaurant said he was from the northeast. His son worked here and the youngest generation went to the school nearby. His family all lived here, grew up and grew old with the place.

Unlike Gay Talese's bridge builders, they were the builders of their own home, and they took the home with them.

A few years back, when I worked on some smart mining project for a coal mine in Shanxi, I had seen something similar in the deep mountains.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ir daily life: in the improvised

他们不关心地球化给野外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在意人类学家眼中的那些禁忌。这些问题属于规则制定者，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重新制造家园的行为赋予了他们存在的意义，而他们用这种意义支撑自己在这里存续下去，娱乐自己，抵抗荒芜。而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单调：

《流浪地球》里有蚯蚓干，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有人工湖、剧院和鸵鸟养殖场，此地则有葡萄、啤酒、烤串和热气升腾的铁锅炖大鹅。一想到这些，我便忽然理解了罗隆翔在《火星冷湖》中描绘的幽默情景：被困在火星营地外面的厨师机器人为了给宇航员做一盘蛋炒饭，耗费千辛万苦，完成了大规模的生活设施建设，为日后的殖民打下了基础。

这或许正是我们自己的太空开拓精神之真谛。藉由它，我终于在多日的戈壁奔波中，找到了些许安宁。

归途

此外，还需要一点互帮互助。

日薄西山，我们踏上归途，路上再次与那搁浅的一车四人相遇。他们的车还卡在原地，甚至陷得更深了。

“看来基地没来人。这次下去帮帮他们吧。”

我们同意了。结果，工兵铲并没派上多大用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宝马车上竟然配了全套的救援装备，只是四人第一次自驾出游，谁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结局皆大欢喜：扫清了车轮前后的砂砾后，向导解开安全绳，一端系在他们车头，另一端系在我们车尾，然后上车猛踩油门，将宝马拉回了正道。

“多谢你们了。”

“没事，天要黑了，赶快走。”

太阳带着意味不明的微笑，开始缓缓溜下俄博梁的山巅。

我想到《星空清理者》中的月表行走，想到《月海沉船》中的紧急救援。今日的半日之旅，与

homes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people had their breakfast hastily, put on their uniforms and set off for frontline work. Later in the evening, they took the shuttle bus from the operation sites scattered in the mountains and went back to the camp, to 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cared not about the impact of terraforming on the environment, nor the taboos of the anthropologists. These concerns were too distant from them. More importantly, the act of re-making their home gave meaning to their existence, and they used that meaning to sustain and entertain themselves, to fight against the desolation. Their lives were not monotonous. In *The Wandering Earth*, there were dried earthworms; at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there were artificial lakes, theatres and ostrich farms; here, there were grapes, beer, grilled skewers and steaming-hot goose stews. The string of thoughts led me to a sudden understanding of a comedic plot in the 2nd Place winner of the 2nd Lenghu Award—"Lenghu of Mars", where Luo Longxiang had described how the robot chef stranded outside of the Mars camp had gone to great lengths just to make a plate of fried rice with eggs for the astronauts,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ssive living facilities in the proces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colonization.

This was perhaps the true spirit of space settlers for us. With that thought, I finally found some peace in the backwash of running around in the Gobi for days.

The Way Back

It was time to hand out a little help, though.

As the sun went down, we set out on our way back and came upon the four stranded visitors again. Their car was still trapped in the earth, sinking even deeper.

"It looks like no one is coming from the base. Let's help them."

We agreed.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apper shovel was not much help. To our surprise, the BMW was equipped with a full set of rescue kits.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take on a self-driving trip and none of the four onboard knew how to use the tools. It all ended quite well. After clearing up the gravel around the wheels, the guide unwound a safety rope, tying one end to the front of their car and the other end to the back of ours. He then got into our car and slammed on the accelerator, hauling the BMW back onto the main road.

未来的天上之行或许真的别无二致。不知到时我们的天时地利如何，是否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否在遇险时，也会有人来施以援手？

最后我还是觉得，不遇险才是最好的。

于是，赶在司机返还车载AI的功夫，我打开4G网络，开始下载青海省的离线地图。

这时，一道银光从车边掠过，向着高坡下方的原野疾驰而去。那是一名自行车手，山地越野车后面驮着食物、水，但没看到睡袋和帐篷。等到司机回来时，我们和他说了这件事。他听了也觉得奇异，说天黑以后很难定位，而且冷，不敢想象有人会如此以身涉险，说不定是火星营地的住客，到周遭闲逛一番吧。

即便如此，单车欲问边的勇气也依旧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中途停车救人，我们已经落后于计划了。越野车驶下高地之后，司机猛踩油门，送我们重返70公里每小时的急速狂飙，令车内的背包、零食、纸巾、墨镜和相机都一同上下弹跳。车中的我不若今日的我，能够全知全能地回顾整个旅程。他只是系紧了安全带，紧握着包袱和车门把手，眼睛盯着那狡黠的太阳，全然不知能否顺利逃出生天。在好友的另一篇科幻小说中，50年以后的我注定要前往群星冒险。如若他的预言准确无误，那便希望那时的我在火星，在金星，或在更加遥远的无名星球上行走时，还能想起今天这场科幻之旅吧。

附注：

[1] 作品获首届冷湖科幻文学奖二等奖。

[2] 小说也参加了冷湖征文比赛，但没有获奖。

[3] 出自小沃尔特·M·米勒《大饥渴》。

[4] 出自雷·布拉德伯里《蓝色的瓶子》。

[5] 出自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无敌号》。

"Thanks a lot."

"No problem. It's getting dark, you'd better hurry up."

With an unfathomable smile, the sun began to slip down the hill tops of Obo Liang.

My mind wandered to the scenes of people walk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in *Planete*, and of the emergency rescues in *A Fall of Moondust*. The half-day journey today might not be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journeys to space in future. How would we fare? Would we be fully prepared? In case of distress, would there be any help?

In the end, I decided that it was best not to get into any trouble at all.

So, when the driver went to return the onboard AI, I turned on the 4G network, and started to download the offline maps of Qinghai Province.

Just then, a flash of silvery light swept past, racing toward the wilderness below the highland. It was a cyclist, with food and water carried at the rear of his mountain bike, but no sleeping bag or tent could be seen. When the driver came back, we told him about the cyclist. He thought it strange too. He said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locate yourself after dark and it would be cold. He couldn't imagine someone would take such a risk, or perhaps it was just a guest of the Mars camp, who decided to wander around a bit.

Even so, the cyclist's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 wilderness was incredible.

We were running late due to the efforts of helping others. Once the SUV had finally rolled down the highlands, the driver slammed on the gas, putting us back into a 70-kph spurt that made the backpacks, snacks, tissues, sunglasses and cameras all bounce up and down in the car. I was not as omniscient in the car as I am today when I can look at the whole journey in retrospect. Instead, I fastened the seatbelt, clasped my hands around the baggage and the door handle, kept my eyes on the wily sun, wondering if I could get away unscathed. In another of my friend'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I was destined to venture to the stars fifty years later. If his prediction were correct, I hope I would still remember this SF journey while walking on Mars, Venus, or even some nameless planet farther away.

